

# 山別大進村

中原新華書店出版



曾克著

挺進大別山

中原新華書店出版

# 挺進大別山

---

著 者 曾 克

出 版 者 中 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者 中 原 新 華 書 店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出 版

---

河南版(厚)0001—3000冊

## 前記

我們渡江作戰，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國的新的戰略行動就要開始了。我爲着能够再次隨劉鄧大軍南征，參加偉大的中國革命最後勝利的躍進而狂歡。在進軍的前夜，我匆忙中完成了一個小小的工作，把躍進大別山的一些零碎記事，草草的整理了一下，按時間順序隨便排列起來。本來，這些東西，都是時間性較强的新聞，由於當時交通阻隔，發稿困難，而只將它簡單隨時記錄下來，現在僅僅是想做爲材料保存起來。在此百萬大軍即將打過長江，完成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莊嚴任務的今天，戰爭第二年的第一個戰略躍進中的點滴：英雄們的決心，羣衆對勝利的熱望和全力支援，軍隊在新區的紀律典範，蔣區人民的災難以及要求解放的渴望，戰勝困難，堅持鬥爭，依靠羣衆，建立革命根據地等，都會鼓舞我們更勇敢更有信心的爭取最後勝利。

僅以此書獻給我別離十二年而在勝利中重逢的母親。她鼓勵我去進攻，鼓勵我走向過江隊列的最前線。她不顧自己的殘弱病疾，爲我撫育孩子，使我更無掛慮的工作。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符號在我的胸前和臂膀上發光，做爲一個躍進軍的戰士，我感覺榮耀。明天，我們要進軍，向長江，向長江的南岸，向南中國的邊境，向蔣匪軍任何企圖做爲反動堡壘的地方！

我要時時刻刻準備武器——用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各種政策，不斷廣亮的思想，把人民時代的奇蹟，人民的創造，人民的勝利，人民的英雄，忠實的銘記下來。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于安徽阜陽兵團部。

# 目次

## 在大反攻浪潮中

一個老英雄的決心

羣英動員大會片斷

## 離開我們的太行山

送別

進軍

夜宿水凜河

沙原上

孩子的希望

## 魯西南人民重見太陽

一

五

九

二

五

八

二

黃河岸上的新神話.....二五

受 難.....二九

把錢掛在瓜棚裏.....三二

發霉的大米.....三四

絕望的叫喊.....三六

高粱地裏的旅長.....三八

終於是見面了.....四〇

史玉倫同志永垂不朽.....四二

突 擊.....四六

我認識的第一個營長.....五〇

## 打向蔣管區去

第一次的小戰鬥.....五八

『老太爺』和我們一塊前進.....六〇

大動脈跳動了.....六一

走進地獄的世界.....	六四
過渦河.....	六七
淮河岸上.....	七〇
船家娘.....	七四

## 進入大別山

人民民主縣長上了任.....	七六
陳錫聯司令員會見了媽媽.....	七九
我們來到大別山.....	八四
堅持、等待、一同去勝利.....	八九

## 和岳西羣衆共患難的半年

十月革命節那一天.....	九二
鐵樹開了花.....	九五
孩子的來信.....	一〇五

# 一個老英雄的決心

大反攻的浪潮，在我們劉鄧野戰軍第三縱隊裏洶湧起來了。指戰員和全體工作人員，普遍而深入的在討論和研究毛主席的戰略思想。無論走到那裏，只聽見一樣的話：我們要打出去！我們要去解放全中國的老百姓！

爲着檢閱和鼓舞反攻的力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全縱的英模大會開幕了，進軍動員的號召，響徹在數百位英雄模範的心中。他們代表全軍，表明出勝利的鐵一般的堅信！

關富臣是到會的一個年紀比較老的殺敵英雄，在最後一天的表功會上，他精神勃勃的跳上台來，當他宏亮的聲音，向台下英雄模範們發出第一聲招呼的時候，大家感覺得特別的親熱。於是，注意力立刻集中了他，聽他的動人的自述：

「同志們，我是今年正月間才參軍的。你們別看我滿臉鬍子糙樣的這大年紀，比起諸位來，可還是個新兵。俺家原是個赤貧戶，祖祖輩輩一間房一畝地都沒有。自搭咱八路軍解放了俺曲周縣，農民大翻身，俺才分了十七畝地三間房子，有吃有穿有住，真好比從地獄上了天堂。那大家就要問我啦，有了好日子你不在家好生過，出來當兵幹啥呢？同志「吃水難忘掘井人」，我參軍就是報咱共產黨的恩情啊！」

「歡迎我們的老英雄！」台下熱烈的歡呼了。

關富臣伸開兩隻臂膀，按撫下去雷樣的掌聲，笑着說：



「這會兒你們歡迎我，我這心可算高興啦！我在村上才提出要參軍的時候，可是大大不受歡迎，誰看見誰笑話說：『這麼大歲數，誰還要你！我總是厚着臉皮頂他們。』四十三，正幹的時候，『老哈？跟村長不知道要求過多少次，都叫他碰回來，心可一直沒有死。』他拍了拍胸脯子又說：『今年正月間，參軍的人數很多，我拿定了主意，這會無論咋着也得去，又去找村長上名，心裏想，不叫去，我這條老命也就不要了，一定要跟他們往縣裏鬧。我私下又活動了七八個已經上名了的小夥子，我鼓動着他們說：『要是不叫我去，你們大家可都不要去！』他們都說：『行！俺們一定把你給鏢上去！』這麼鬧了一通，算是過了一個關口。到了縣上檢驗，七百多人，一下可就先把我給挑出來啦！心裏可真不好受呀！縣武委會主任我原就認識他，這時候，急的沒辦法，我就抓住他說理。我說：『對你們說罷！我當解放軍的決心是下定了，你說我老了，走不動，你當場叫出最能走的小夥子，來跟我比比，我要是掉隊一步，就馬上打發我回去，我沒二話說。還沒一頓又賴上去了。』」

聽衆們都替他高興的笑起來，他却皺起了眉頭繼續說：

「往隊伍補的路上，就心的飯都吃不下去，只怕再弄下來。到了范縣，俺們一齊二十六個人到了二十一團一營三連來，二十五個人一個一個都分配下班了，眼看着又剩下我一個。同志們，你們看該有多損！連長指導員從上到下看了我好幾遍，對我說：『你這麼大歲數，到連隊怕不中，下伙房去吧！』我一聽就起了火，我想，反正這是最後一關啦，人常說不打不相識，不扯扯筋可就真沒指望達到決心啦。我說：『報告連長，伙房我不去。你問問，叫我去當文書我都不幹，我又不不會寫。我是決心要扛槍。』連長看我勁頭不小就問：『行軍出操你能頂下來嗎？我心一急，就對連長說：『不瞞連長，我在舊社會還幹過兩年行伍，你把你們體力最强的挑上幾個來，保險野外操場，驢子木馬我還落不了他們後邊。現在我只求當個新兵呵！』連長和指導員一聽都笑了，他們

說：這老傢伙管許中呵！就他們這一句話，我算當上了兵，成了咱解放軍的戰士！高興的真不知道該咋着好。在班上幹了十天，就提升成班長，勁頭更大了。同志們，你們想想，原先是連兵格都不够，這會，上級叫帶上一班人。喝！行起軍來，我背上兩三個人的東西，年輕人也走不過我！天天請求上級，攤上我們去打突擊。我常說，一個人無論幹啥，只要立下志下定決心，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掌聲歡呼聲浪潮一般的又在全場掀起了：

「學習老英雄不屈不撓的精神！」

關富臣沒有顧得去擦那滿額的汗，又說：

「咱們大夥都向李治五英雄學習吧！比起他的殺敵光榮事蹟，我這個英雄名義是不配的。我一看見胸前掛的英雄獎章和紅花，就覺得抱愧。這回，我就算沒有任何成績吧！反攻中好好來立功。我在舊軍隊裏前後混過差不多有十好幾年，多少還學習過一些本事，打起仗來還分得清子彈咋來咋去的，敢往上衝。這回打大小胡營，我帶着一班人摸到敵人的砲樓子跟前，發現了他們，把弟兄們疏散隱蔽好，又跑回去向營長取聯絡，沒有受一點損失，也就是憑這點老經驗。」說到這裏，他的情緒更加激動了。他擤了擤袖子，攢起拳頭說：「同志們，我家裏就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娘，我這回出來，生怕她難過，你猜她咋說？她可算明白啦！她說：民國十二年咱娘倆逃荒，要不上吃的，眼看着媳婦子跟你散開，使她的吊把錢，沒喝上三天米湯。沒辦法，你擰下老娘去當兵，我捏上幾滴眼淚都沒說二話。現下，家裏要啥有啥，今年打的糧食，除交公糧，還有六石多囤在那，我老婆子肩裏眼裏吃也吃不完，把你拴在家裏幹啥？等着頑固軍過來再把好世道翻過去？同志們，你們想，我還有啥掛頭呢？臨出來的時候，快過陰歷年，我把村上擁護我們參軍的一丈二尺白布染了染，秤了二斤花，給他老人家套了身新棉衣。又私下交代村長說：我娘

年紀太老了，我想把話給你說明白，人老總有一死，有那麼一天，她要是一口氣上不來倒了，你不要通知我，弄個棺材把她入土就算了，我是非把老蔣打垮不回來。村長啥事情都應承了，他把俺娘的生活給安排得好好的。打過大胡營，村上接到咱們的立功喜報，還出了個笑話呢！俺娘來信說三區啓鎮和四區小心寨兩下爭我這一個人。事情是這麼着的，二十八年，俺娘逃荒回來，還是沒啥吃，就寄住在啓鎮外婆家，一直沒有回小心寨。翻身也是在啓鎮翻的。現下，小心寨派人去接我娘回去說：：你回去，盡你檢十七畝上等好地，三間大樓房。這回羣英會的報功單已經送回小心寨了，四區區長早就要給俺娘掛匾，一定和啓鎮合起來紅火呢！兩村才離五里地。……」

他的話又被狂烈的口號聲截斷了：

『立功真光榮！』

『開了羣英會，咱們就要大反攻，同志們，我來和你們青年人提出挑戰。』他的眼睛發了紅，一個箭步跳到台口上，發起誓來：『這次出發，不要發給我給養，餓了我要抓住蔣介石吃他的肉，渴了我要喝蔣介石的血！我吃狗彘的虧太多了，這就是我的志向和決心，也就是我訂的計劃。叫我跟蔣介石和平和點，屁門也沒有，非要把他的一人一馬一槍一彈都消滅乾淨不甘休！』

老英雄一蹦多高！台下的口號聲喊得更high！這最後一天的英雄會的情緒，被老英雄的發言，激動得也越發高漲了。

# 羣英動員大會片斷

一、「有了你，咱啥也不怕。」

英雄們一遍又一遍的去參觀各個展覽館，輝煌的業績在吸引着人們。

在武器展覽館裏，大家爭看自己親手繳來的各種山砲、雙筒機槍、反坦克砲等，都異口同聲的說：

『咱們現在啥武器也不缺啦，這就是我們反攻的實際力量。』

一個根據地的戰士，看見了太行山上自做的重迫擊砲，一下抱住那粗口徑，用臉親着他說：

『好我的親娘呀！有了你，俺啥也不怕啦！』

報功喜單連明連夜的趕寫着。家庭在解放區的英雄聽到這件事，大家都高興得跳起來，每個人都想像着家裏怎樣掛上了光榮匾。

— 5 —  
一些家庭不在解放區的英雄，聽說不給他們發報功單，心裏就不舒服，張玉榮性子最急，他馬上跑到負責同志那裏，緊緊纏着說：『不行，一定得給我們每人也發一張，眼看看就大反攻了，發了叫我們帶在身邊，幾時打到我這裏。幾時就能給爹娘報功。』

這種要求是正當而合理的，他們立刻就得到負責同志滿意的答覆。

隔了一天，當張玉榮和其他一大羣英雄，接到那張新嶄嶄，油光光，黃底紅字的報功單時，

大家笑嘻嘻的看着它，像得了無價寶似的，不知道往那裏放才好。最後，他們才想起來跑到指導員那說：「你給俺們保管起來吧！裝在身邊要揉碎的。啥時候打到我軍，啥時候你就記住給俺發。」

## 二、英雄賀英雄大家賀反攻

一天，兩個特等英雄：史玉倫和李治五會了面。

兩人緊握着手，好像多老朋友似的，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麼表示親熱好。停了一會，史玉倫從衣袋裏掏出兩支煙，李治五剛好也擦亮火，兩人就你親我愛的吸起煙來。

史玉倫紅着臉，慢慢先開了腔：「治五同志，我真佩服你的勇敢，堅決，那天聽了你的講話，我班裏人曠了一夜沒睡，大家都下決心要向你學習。」

李治五聽見這番話，在椅子上就坐臥不安的彈了彈煙灰，也紅了臉笑着對史玉倫說：「同志，個人英勇起作用還不大，昨天我參觀你的展覽室，我就覺着你全班人集體精神好，往後我一定學習你透透戰士心思，好好鞏固部隊，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

這樣，兩個英雄暢談了將近半個鐘頭，當各人回到自己宿舍後，他們立刻根據這次談話內容，就動手訂自己最近作戰與工作計劃了。

當然，除了這兩位特等英雄互相虛心學習外，差不多每個參加大會的英雄，都有自己學習的對象。

楊莊戰鬥英雄張鵬飛覺着他羣衆紀律差，他自動提出學某團王東法連隊處處爲人民打算的好精神。

小衛生員胡玉田看到模範工作者李連生的連環畫時，他連忙盤算着把自己單位的疥瘡，也好好治一下。後來他又聽說李連生抗戰八年沒回家，回了家只待了一個半鐘頭就歸隊的這一段動人的故事時，胡玉田天真的，笑嘻嘻的說：『好，等到大反攻打到我家家門口時，我就不回家照，幹革命嗎，一定像人家那樣幹到底！』

解放區的英雄何志明，當他在李治五展覽室看完那轟轟烈烈事蹟時，他盯着掛在綠牆上李治五的照片說：『真是好同志啊，你不是解放區的人，爲了保衛太行山，保衛咱家鄉，你負傷三次都不下火線；以後大反攻了，我去解放你家鄉時，我負傷五次也堅持着跟老蔣拼！』

### 三、前進吧，中國人民解放軍！

帶隊人給大家送來了一個好消息。他讓大家早點休息，準備明天一早起來開黨員大會。非黨的英雄們，一聽說也歡迎他們參加這大會，簡直喜出望外，馬上安靜的睡下去。

窗子剛剛發白，集合號就響了。各單位的隊伍，比任何一次都集合得迅速，排列得整齊，走得精神。好像要去完成一個確有勝利把握的戰鬥任務似的，沒有一個非黨英雄放棄這個光榮的權利。

黨歌在清澈的晨空中嚴肅的唱起來。響亮黨的各種號召的口號誓言，鋼鐵一般震響着，黨委會閻紅彥同志的充滿情感的報告，一字一句都印在英雄的心裏。

大會了。黨員們肩起大反攻中帶領羣衆爲人民多立功的光榮任務，愉快的走出會場。非黨英雄們也都激動得紛紛談着自己的感想和決心。解放戰士郭順德說：

『怪不得黨員同志險問題都比咱認識的進步，牠們常常聽這些好道理。這回，咱們當了英

雄，上級叫咱們參加黨員會，真是看得起咱們呀！」

「夜黑，一聽說叫咱們也參加這個會，我就咋也睡不着了。」另一個解放戰士文伯承接上來說：「我在中央軍幹了十年看護，別人都升了，我和當官的沒私人感情，沒我的份。來到八路軍沒幾天，就能當英雄。騎大馬掛紅花，鑼接鼓送，金榜上題着名字，報功單指導員給用紅綢子包着保存起來，光榮的就沒法說啦，還把咱當黨員看待，反攻中咱一定跟黨員競個賽，多立功。」

李洪奎用懺悔的聲音說：

「過去我當過偽軍，姦淫過婦女，現在真是想也不敢想。首長特別跟咱說：羣衆就是咱們的爹娘，反攻中咱們要依靠他們，我一定要像共產黨員那樣對待老百姓。」

一位模範工作者也參加大家的談話說：

「共產黨員個個要當英雄，英雄人人爭取做黨員，兩個都光榮。黨員英雄模範，帶領着羣衆一齊幹，才能澈底解放全中國的老百姓。」

聽了這個話，大家不約而同的，看着左臂上新佩帶起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臂章，都笑了。這臂章是勝利和光榮的標幟！人們都微笑着，合不攏嘴。沒有說出來的話彷彿是：

「前進吧，中國人民解放軍！」

# 送別

和羣英大會同時，各連隊都像辦喜事一樣，住滿了戰士們的家屬。

多少父親鬚鬚上流着汗，手巾裏兜着兒子在家時最喜歡吃的油糕，炒子，多少母親拄着拐仗，籃子內擲着先一年過團圓節時留下來的月餅，石榴，多少妻子抱着娃娃，懷裏揣着趕做的新鞋。他們有的徒步，有的騎着毛驢，有的跟在毛驢的後邊，來給將要出發大反攻的親人送別。

他們被熱切的歡迎和招待着。

二十二團砲兵連的炊事員戴龍保的女人，一手牽着個剛剛會跑的娃娃，一手夾着個小花包袱，也來送行了。羣英會就是在她的村子裏舉行的。她曾被請為來賓，掛着黃金色的條條，坐在主席台上，聽了好幾天反攻的大道理。

戴龍保在連部裏看見了女人和小孩子，心裏自然很高興，但是，連部裏圍了很多人，他故意的說：

『大熱天，你把小孩也領來幹啥？』

『聽說您不幾天就要開走去大反攻，我來看看有没啥縫該補的，住上兩天，給你打騷打整，把他攔家不中呵！』她爽快的回答。

戴龍保很自然的把孩子抱起來。領着女人到連裏準備好的一個房子裏去。

吃飯的時候，事務長叫通訊員端來好幾個菜，一盆麵條。孩子看見高興的叫起來。戴龍保先



給孩子盛了一碗麵，當他把後來盛的一碗往女人臉前頭送的時候，發現女人低着頭，正在用袖子揩擦發紅的眼睛。

兩個人都沉默了。停了一會，戴龍保忍不住的問：

「那咋？……」

女人抽咽了一下，沒有答話。

「照呼孩子吃飯吧！看邊着他！」戴龍保自己端起個飯碗，勸慰的語氣說。

女人把孩子拉到腿邊，眼睛裏依然噙滿了淚。一面餵孩子飯，一面自語似的說：「……」

「咱一家幾輩子，誰受過這種樣子的抬舉呀！你想想，大前年你叫遭殃軍拉去當兵，過大

年，家裏不能動煙火，我踩着雪去營盤找你，整整在門口站了半天，不滿百天的孩子，嘴都凍烏了，沒人答理一句，不是碰上你出來倒煤渣，咋能見得上？求爺爺告奶奶，在個戶家住了一天，隊伍裏連個飯都不管，咱眼看着人家當官的把蒸饅饅洋狗，你把你的一份口糧端出來，一碗半生的小米飯，自己餓上肚子叫我吃！看看如今……」

戴龍保也被這悲慘往事的追述，激觸得拾不起筷子了。女人醒了醒鼻涕又說：

「如今人家連長吃小米，給咱吃麵，……」

她在連部住下來，把小包袱裏帶來的破繡襪，給炊事班的每個同志都補補襪底。每天晚上，夫婦兩個人躺在床上還不斷的互相鼓勵着。魏徵求丈夫對自己担任村婦救會主任的工作意見，戴龍保說：

「大夥推你幹，就要好好的幹，有多大勁使多大勁幹，舊社會裏還會顯着咱這號的人？」

住在旁邊一個新送兒子參軍的老父親，每天總在向人家頓手跺腳的說：

「不把蔣介石個龜孫子都打完，咱窮人別想好活，年時個，我才算分了二畝地，種上它，眼

看要收莊稼啦，狗彘的又跟還鄉團回來，他們叫地退走還不算，叫我在三伏六月天跪在日頭地裏，頭上頂了三塊磚……」

每逢說到這裏，老頭子就瞪着仇恨憤怒的眼睛，指着兒子：

「你記着，送你到解放軍來，就是爲你爹！」

插着紅綠旗的大車，套着三三兩兩的健壯的牲口，送來太行山全體老百姓的慰勞品，每天從各個分區來到連隊的門口。綉着各種美麗而帶着鼓舞意義的花或字的慰問袋內，滿滿的裝着太行特產：柿餅、胡桃、紅棗、花生和一些肥皂、毛巾、牙刷、煙荷包……

太行山的父老兄弟姐妹們，把他們對反攻的希望和寄託，都用紅線繡在一件件線背心的前胸上，和一切送別的家屬，所囑託的話是一樣的。當汗水浸溼或血花濺透着背心的時候，這句話會給戰士們以更大的勇氣，永遠在大家的眼前閃光：

「不打倒蔣介石誓不回家！」

## 進軍

進軍的號聲響了。百十路人民解放軍，在向甯挺進。田野大大小小的路徑上，湧流着灰色的人潮，時而匯集，時而又交錯開來，塵土如同捲起的黃色浪花。充滿着勝利的歌聲，不停的在浪花中起伏。

騎兵通信員箭一樣的從尖兵到隊列的末尾來回的飛跑着，指示路標聯絡消息。步兵身上的裝備着步槍、手榴彈、鋼鎚、子彈袋、乾糧，足足有四十斤重，他們都走得很起勁、勻整。互助組找不到事情做，因為誰也不願掉隊，誰也不願自己的東西讓別人搶。大家都有足夠的信心，完成槍把上貼起的立功計劃。有的聽說兩天以後就要下太行山了，便偷偷的從地下揀起一塊石頭，裝到口袋裏去，心裏想着常唱的那句投手榴彈時的歌：太行山上的石頭蛋，什麼時候要練就什麼時候練。聽說平地上連個小石頭子都找不見，裝上一塊，想的時候好拿出來看看。炊事員的行軍鍋，油桶，吶裏吶哪的嚮着，上面晃搖着用紅綠紙寫的競賽條件，他們也一樣的忘記了疲倦。砲隊和輜重車，緊緊的跟在後頭，把路道塞得滿滿的。

成千的村莊被震動了。反攻的鐵流向南直洩！

每當我們從村邊擦過或從村中間穿過的時候，都會被夾道的羣衆擁圍起來。數不清有多少手，捧着冷涼了的茶水，送到我們的口邊上。老太太們緊緊的貼在喝水者的背後，搖動着蒲扇。龜們的眼睛老瞪着我們冒着汗粒的鋼紅的臉，有的竟扯起衣裳袖子，來幫我們揩擦，嘴裏不住的

自語着：

『看看，爲俺們老百姓，叫您們受多大辛苦呵！』

前面隊伍繼續開動着。我們顧不得對她們說很多感謝的話。可是，老太太們都一面接着我們遞過去的碗，一面扯住我們的胳膊說：

『您咋不在俺這住下呀，都開到那去呢？走了俺這可咋辦哪？』

『老太太，娘們的隊伍是開不完的。你想，俺們子弟兵還能丟下爹娘不管！』

『那可假，老日子來了，中央軍撒腿就跑，撤下咱們。八路軍來了，一直把老日子趕跑，沒難咱過一天。』壯年人插上嘴說。

老太太搖動着我們的胳膊又說：

『不管咋，歇上一夜再走吆！』

『這回，咱們是去大反攻，可不能就攔時間，越趕的快越好。』我們邊走邊向她解釋。

『反攻？』老太太似懂非懂的問。

『反攻就是把漢奸惡霸蔣介石那一羣壞蛋澈底打乾淨。我們打過黃河，打過鐵路，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老百姓去。』

一個白鬚子的老頭子，用着宏亮的聲音說：

『咱解放軍過了幾天幾夜，咱們天明黑夜燒上開水等着同志們喝，咋還不知道大反攻？沒有看見咱同志們左胳膊上掛的反攻牌牌——人民解放軍？老婆子們快別麻煩啦！等咱同志們再回來的時候，就是大反攻勝利啦；全國解放啦！到那時，咱們再好好歡迎他們吧！』

老太太們鬆開了我們的胳膊，心裏像是完全了解了大反攻的意義。她們跑回家去，每人抱着幾個大菜瓜，趕上來，直往我們懷裏塞，嘴裏囁囁着：

「揣上它，渴了，就啣上一口……」  
離開村莊很遠了，還不時聽見羣衆若狂的歡呼……  
「嗚！好大的砲啊！過也過不完……」

# 夜宿水凜河

月光下，我們休息在一個村莊的場園裏，等待着分配了房子好進村宿營，從近處林叢內，一陣陣傳出兒童們清脆的整齊的歌聲。他們在歌唱毛主席和共產黨，歌唱他們翻身的幸福自由的新生活。聽的人都受了感動，想起舊社會給自己童年的重重抑壓、和淒苦迫害的情景，誰都會替這新一代的孩子們慶幸。除了解放區，除了得到土地的羣衆，歷史上那裏還會有貧苦農民的孩子們，能够這樣盡情的在月光下唱歌！

我跟着歌聲在林叢中找到了這歌唱的一羣，他們有五、多個，繞着圓圈，一個頂着短髮的十五歲的大女孩子，在中間帶領和指揮着。

當一個歌子結束的時候，他們天真的，毫無羞怯的回答我的問話：

「俺們是兒童團和姊妹團。」

「上學沒有？」我問。

「都是村小學的學生。」

最後，他們告訴我，這兒是湯陰的水凜河村。我怔了一下，腦子裏閃起不久以前的一個記憶：

三月中，我會在這個村莊經過，那是一個落雨的深夜，由於當時這兒是才解放不久，老百姓還在躲閃我們。使我們站在雨中很長時間打不開大門。第二天，年輕的婦女和小孩子，也不敢

面見我們。街上只搖搖晃晃走着幾個老頭子。想不到才只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却給我截然不同的印象。我帶着測驗一般的心理，又向孩子們問：

「你們不怕當兵的了嗎？」

「怕你們幹啥呀？」那個大女孩子挺着胸脯給我說。「俺大哥參加解放軍才走沒幾天，二哥發癩子沒驗上，還正在家給自己嘔氣呢！」

接着，甄一五一十的給我敘述她家怎樣分得了房子和土地，並且怎樣在新分的土地上種了秋莊稼。

她和我談着話，親熱的捧着我的胳膊，後面跟着那羣快樂的孩子們，我們一同走向村莊去。街上鬧嚷嚷的，一簇簇的人，手裏提着紅燈籠在忙於接待我們。在燈光下，我首先看見掛在每個人胸前的一個寫着鮮紅字的：「翻身農民」的光榮牌牌。

我被大女孩子拉到她分得的一串瓦房院裏去了。這所院子裏還住着另外兩三家新翻身的人家。還沒有打開背包，街上響起一陣鑼聲，女孩子拉着我一同到一個廟門口，去參加羣衆大會。像所有解放區的村莊一樣，老百姓享有着民主的權力，很快就到齊了人。這天晚上，他們開會討論兩件事情：一樁是具體優待抗屬的辦法，一樁是按置榮退軍人。當村長把它向羣衆一宣佈，意見就一個接一個的向外發表起來。大家把全村的拮据，一家家提出來研究，誰家缺乏勞動力應該代耕，誰家眼下就沒糧食吃。一直拉着我的女孩子，有條有理的發言說：

「我大哥走了，我二哥在，用不着大家再幫助：我還可以帶着姐妹團幫有些困難家抬水拾柴火。」

談到榮響軍人，大家都自輾的說：

「誰住到俺家來也中，他們吃飯做啥，都跟俺夥一堆，多下把米就能行，保證不叫他們受困

難。」

這個會像興奮劑一樣，深深的注射進我們的血液裏。一天行軍的疲勞全然忘記了，好多牽掛家庭的新戰士，立刻回到班務會議上受感動的說：

「俺們那老根據地，辦的比這還周到，還有啥放心不下的事呢？」

解放戰士也像解決了心頭一個疑慮似的紛紛議論起來：

「打殘廢了到處都是家，那就啥也不怕了。」

土地還了家，窮人們重獲了生命，他們分清了恩仇。他們更知道保衛這重獲的生命要做些什麼，這就是革命一定能勝利的保證。真理又一次的鼓舞我們去勇猛作戰！



## 沙原上

穿不盡的叢林，蹣不透的沙，反攻的鐵流，流出了太行，立刻就進入到冀南這遼闊的沙原地帶了。我們開始鍛鍊着腿力。

矮松柏似的桑串柳（陰柳），替單調的沙原做起一列列天然的美麗的屏障。我們順着屏障前進，偶而又從屏障裏穿過去，盛開着的紅色的細碎的花，粉狀的粘滿了我們的軍裝，粘滿了馬鬃，也粘滿了砲身。

帶路的老嚮導，不住的向我們誇獎這遍長在沙窩裏的豐茂頑強的植物。他說：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沙灘裏不多長哈莊稼，俺這地方可全靠這樣東西哩！殺上它，不用澆，不用管，一長就是一撲楞，它的根扎的可結實啦！大風大水都不怕，每年割一棧！」

當我們問到它的用處的時候，老嚮導咳嗽兩聲，越發感興趣的又說：

「方圓幾百里地使的筐子，籃子，簸籬，囤，都是這條子編的。俺這裏，家家都做這個營生。」他好像想起什麼事情似的，把頭一回說：

「這幾年，這物件還替咱人民解放軍成了大事呢！担架床上的涼棚，要沒有它可還得費點勁呢！」

我跟着他的話向後回頭一望，發現我們的隊伍擴大了。在我們灰色的隊列中間，增添了一節着紫花布便裝的老百姓。我一眼就看見他們抬着的，撐着涼棚的担架。

老嚮導指着那穿出桑出柳的土黃色的人羣驕傲的說：

「這是俺們冀南的隨軍担架隊，跟同志們一塊反攻去哩！我報了兩次名都沒有挑上，今天就給同志們帶帶路吧！表表我的熱心。」

我從隊列中走出來，等着担架隊從後面趕上來的時候，就參加在他們中間去了。我開始和挨近我的幾個人邊走邊談，這是一支組織得相當嚴密的遠征隊啊，每八個人一付担架，一付担架就是一個班。一個做着懷，胸上長着濃黑汗毛的青年小夥子，剛剛把拾着的病號，換給另一個人，他比着指頭對我說：

「這回一共去一百二十付，比頭年兩回下隴海都多的多了。」

「一聽說大反攻，揭鍋孫子蔣介石的老窩，那個老百姓不願盡這最後一把力呢？」五十多歲的楊老漢接上來說。

「這樣賣力的工作，你吃得消嗎？」

沒等老頭開腔，青年小夥子搶着說：

「老黃忠啊！比俺這年輕的還幹的兇，遇事搶在頭先！」

「不叫他來可不沾。」楊老漢的一個鄰居說。

「村長這回也說啦，路遠，盡着年青的來，他跟村長鬧的一蹦老高，到底還是來啦！」

楊老漢把扛在右肩上的空抬桿，換上了左肩，右手撩起布衫，護我看他的右背說：

「同志！屁股蛋上有一塊比這還大哩！就憑這兩塊彩疤，我也非去不行。這個仇氣忍不棄去啊！兩次下隴海都有我。打三師（蔣匪整三師），我就在飛機底下拾彩號，一個飛機彈，崩了我兩塊，貪他蔣介石個漢奸的祖宗！我可親眼看見把師長趙錫田活捉了！這回，只要把遭殃軍的大官，連蔣介石他自己，都給抓住，我老頭子打死也甘心情願。」

一千多個冀南担架隊員，個個都像楊老漢一樣堅定，英勇。在進軍的路上，他們抬着病員，還担負了很多護理的艱苦任務。休息的時候，不斷替病員搨扇子，並且跑很遠的路，去村莊裏給病員弄開水喝。遇到飛機來時，他們竟背起病號同志，趕向可以遮蔽的地方去。這種高度的階級友愛，給予病號同志精神上特效的治療，很多都早日的恢復了健康，和担架隊的同志一合一應的唱起了：

『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

# 孩子的希望

趕着渡黃河，部隊這天晚上的行軍速率更快了。照例是下午五點鐘出發，六十多里地的行程，夜裏十點多鐘已經到達了宿營地——夢隆。

快要走到村莊的時候，月光下有人向我的馬撲來，撲着，就是一聲熟悉親熱的呼喚：

「媽媽！」

我驚住了。沒有想到孩子和他的爸爸會趕來給我送行。我連忙從牲口上跳下來，一把將他抱起。我立刻感覺這孩子在半年的時間裏長得高大了，可還是那個健康的模樣。他沒有哭，只是用手撫摸我的臉。

「你怎麼認出媽媽呢？」

「前邊有人告訴我，媽媽騎着白馬，我還記得媽媽梳着辮子。我一下就認出來了。」孩子天真而自得的說着。小腦袋擺來擺去。

我抱着他走進街上一個老百姓的家裏。他已經和爸爸在這兒住了兩個晚上。兩天兩夜沒有停的看着大部隊從街上往渡口開。他曾經希望着在走過的人們中會發現我。老百姓很受感動的對我說：

「你可好好的親親孩子吧！孩子等你兩個晚上都沒有好好睡。黑夜，他一聽見說有隊伍開來，就跳起來要去接媽媽。」

這天夜裏，小傢伙講東問西，比過年還要高興，直到疲倦緊鎖了他的眼睛，小嘴巴才不由自主的停下來，帶着滿足和愉快的笑，平靜的睡熟了。

窗子剛剛泛起一點灰白，早晨的雀子似的，小騾子又打開了。他告訴我他學會了畫毛主席，劉司令員，魯迅，……他又告訴我艾炎叔叔從前方給他寄的蠟筆快用完了，並問：計桂森叔叔爲什麼不給他寄畫？他要看解放軍打大仗的畫。一滿都是美術方面的要求。我發現他的歡喜畫畫的趣味沒有改變，而且更增長了。越說越高興，他竟考試起我來了：

「媽媽，你信不信我會變顏色？」他看見我笑着沒有回答，小舌頭彈動了一下，得意的又說：「我的綠筆用完了，有一天，我把黃筆畫在藍筆上，喝！出來了個綠顏色。」

這個發現在他不滿六週歲的年齡上，確實是個不簡單的問題。使我突然想起不久以前，當陳因同志看見他畫了一個側面鴨子，對他做的那個有趣的測驗。陳因同志問：延嬰，鴨子有幾個眼睛？「兩個。」「那你怎麼少畫了一個呢？」他不正面去回答問題，反而把陳因同志搞得側面對他站着說：「你有兩個眼睛，可是我這樣看你，就只有一個了。」那時，大家都誇奇他怎麼會發現了透視學的原理，從這時候起，他成了文聯美術工作同志喜愛的小學生，學着大人蹣跚起一支眼睛畫速寫。常常發現一些事物形象上的特點。當一些和他玩的小孩子們，分不清馬、驢、和騾子的時候，他說：「你們看吶！馬的耳朵短，鬃長，尾巴是完全散開的，蹄子上邊長毛毛；驢的耳朵長，鬃短，尾巴是一根棍，騾子啥都是不短不長正中間。」

日間裏，敵機瘋狂的在村子上空盤旋，臨近的村子裏不斷爆裂着炸彈的巨響。特別是渡口的方向，敵人企圖阻止我們各路渡河的大軍。每聽見炸彈響，孩子就瞪着充滿仇恨的圓眼睛說：

「蔣介石王八蛋真壞！他不叫小孩子畫畫，他打仗扔炸彈，炸死老百姓，還把好看的畫都燒了，手打倒也不行！」

「所以媽媽要和解放軍一同去打他唵！」我順口的回答。

突然，他的小腦子又轉入一個新問題，他問：

「媽媽，好望小妹妹都有姥姥，我有沒有？好望姥姥是她媽媽的媽媽，那你的媽媽在那裏呀？」

「你也有姥姥，在延安的時候，姥姥還給你捎過毛頭鞋呢！現在她和小阿姨都在蔣介石壓迫底下，打倒蔣介石才能解放她們。」

孩子高興的叫了：

「媽媽，快點打倒蔣介石吧！我要見姥姥。」

晚上我們就要渡黃河去追擊敵人，孩子的感情雖然是健康的，他的小心裏也完全明白我要去做什麼，但是，畢竟看見媽媽一天就要離去，會使他難過的。爲着避免大隊出發，會給他留下來那特別刺激人的場面，我們商量，在下午的時候，早一步帶着孩子先離開村莊，趕到北面那個村子裏去。

「媽媽，你送送我吧！我騎上你的大白馬。」當說要帶他動身的時候，意外的他沒有感覺什麼似的，很快樂。

我抱他騎上了白馬，三個人笑着出了村莊。他孩子氣的一直讓我拉着馬再跑快一點，我滿足了他的要求。走了有少半里地的樣子，我輕輕的帶着試探的語氣說：

「延嬰，到爸爸馬上去吧！媽媽回去了。」

「不，我要媽媽再送送我！」

「好，再送送你。你自己說，送到那裏？」

他很知足的說：

「前頭那塊包穀地跟前。」

我又拉着他的馬跑。轉眼就到了包穀地跟前了。馬停下來，當我又對他提出回去的問題時，他沉着小臉，很懂事的樣子沒有再做什麼無理的要求。我抱着他送到前面的紅馬上，但，我剛一鬆手，他「哇！」的一聲哭了。

「怎麼樣？延嬰！」我安慰般的叫着牠。

他哭聲的說：

「爸爸的胳膊碰我的臉！」

明明知道這是個藉口，我馬上伸出手去說：

「我給你打爸爸！爲啥要碰延嬰！」

這樣一來，他很懂事的把哭聲憋住了。於是爸爸趁機說：

「延嬰是好孩子，不會哭，媽媽打倒蔣介石回來接你。」

他恢復了愉快的笑，說：

「媽媽，我不哭，打倒了蔣介石，延嬰才有好顏色筆，好靈片，還能見姥姥！」

我點着頭，站下了。紅馬也漸漸的向前走了。孩子坐在爸爸的懷裏，兩個人都沒有再回頭。我牽着自己的白馬，立在包穀地前，很久還聽見孩子逐漸飄遠的歌聲：

「我是小八路，

生來愛自由，

誰要欺負我，

給他一拳頭！

.....

# 黃河岸上的新神話

——將軍騎着一匹駿馬，

他從天空降下，

滿面紅光笑哈哈，

打敗敵人再回家

……  
——蘇聯民歌。

十年來戰鬥生活中，我雖然曾五六次在不同的渡口處，渡過波濤洶湧的黃河，但，正趕上陰曆十五的圓月，和浩浩蕩蕩的千軍萬馬一塊，却還是頭一遭。

部隊是以雄糾糾的戰鬥姿態開到渡口處來的。誰也沒有料到，連一點火藥氣味也沒有，就是天夜晚巡邏不斷的美製轟炸機，也不見來光顧了。

南岸一片靜，被月光照得可以隱隱看見村前的樹影，稀疏的燈火。寬闊的河面也是風平浪靜。已經擺渡過人民解放軍數十萬大軍的船伕們，帶着勝利者的喜悅，更熟練的一趟又一趟把我們從鐵色的水上馳過去。那樣平穩而輕快，使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當了後衛，却享受了『個旅行般的夜渡。』

我們踏過了一段軟泥，又走過了一段沙路，月亮西沉的時候，到了離河岸十二里地的湯和村。



村子裏像過除夕一樣，大人孩子都沒有睡，鬧颯颯的。家家戶戶都可以聽見掛搭掛搭的磨麵聲。

在場裏，老百姓你擠我擁的圍着我們，唧唧咕咕好奇的議論着。當他們聽見我說話的聲音，突然發現是一個女同志的時候，一個老太婆就把我的身子扭轉得對着已經微弱的月光，自己把臉撲到我的臉上，邊看邊說：

「好本事，好本事，你也是生翅膀跟他們飛過來的嗎？」

問得我整不住的笑了。我慢慢的對她說：

「老趙太太，全靠你們河上的船家，不是他們，我們可過不來。」

「不是說他們都是飛毛腿嗎？看看他們腿上的毛到底有多長？」幾個小孩子偷偷的在後面說。

原來這黃河岸上，已經開始流傳起關於人民解放軍的多種神話。老太太又問：

「後面還有多少呀？已經過了三天三夜啦，俺們光說到河邊上去看看，可是不敢。都說，二三百里地寬，一片黑，不論騎馬的，走路的，一到河邊，說聲過，一騰身就過來了。」

一個又黑又瘦的小老頭用手比劃着說：

「有人親眼看見啦，是這樣的，解放軍開到黃河邊，看見浪頭很高，不好過。這時，一位戴着眼鏡的老將軍……」

「劉伯承……劉伯承……」聽的人都小聲的接上來。

老頭越發高興了，蹣跚着脚，信口開河地往下說：

「不錯，就是劉伯承將軍，他不愧不忙的命令部隊都原地不動對河站着，喊了個一二，千軍萬馬同聲唱起軍歌，還沒落聲的時候，喝，河水嘩的一聲從中間闢開一條白雲堂的大路……」

又有人爭搶着向我們敘說從船家聽來的神話化了的描寫，他們說，因為人民解放軍是『神兵』，打救世人的，所以，平常浪頭那麼大，行起船來像給浪頭打仗，提心吊膽，可是，就在我們過的這幾天晚上，連個小波都沒有起。大月亮，飛機上的照明彈，把河上人的臉都照得清清楚楚的，飛機看着是在船上頭轉，炸彈可都扔到兩岸的空地裏了。

這時，一個青年小夥子，用着驕傲的聲音，截斷了別人的話：

『耳聽是虛，眼見為實，光聽別人說不算，我可是親眼看見的。』

人們更往裏擠，眼睛睜的更大了。青年人索性跳上石滾說：

『頭天晚上，我正在睡覺，聽見北邊『轟隆！』響過來兩砲，我趕忙跑到村外，聽到一棵最高高的楊樹上往河邊上看，一抬頭，可真嚇了我一跳，河上滿是一條條火龍，火龍一縮一縮的就遊到河這邊來啦！』

他的話突然使我想起，渡船時船伙們也曾經向我們講起的，我們先鋒部隊是執着火炬過河的。

『河這邊的發種們，一看見這火龍，連槍都沒有聽見響，就往南竄了。』青年人很自然的笑着說。

老頭子認真的說：

『咱莊上住的，不是早幾天就溜了嗎？他們才是連影子也沒有照見呢！天意人願，要改朝換代嘍，連『遭殃』他們自己也『清一白』。過端午那天黑夜，天上掉下來好大一顆掃帚星。沒兩天，就聽說你們要過黃河了。』

『掃帚星是好賊星，它一落地，就要少一害。怪不得這兩年，北斗星格外明，種莊稼收紅不教白，紅芝蔴，紅高粱，紅玉米，紅穀子，……今年麥楷燥淨往南倒。』老太婆插上嘴說。『這

都是毛主席的福氣。」

人民解放軍和毛主席的聲名，早在前兩次南征隴海的時候，已經留在黃河南岸老百姓的心裏了。等待了半年，他們看見更多更多的自己的部隊時，就愈加神話般的互相傳揚起來。雖然，這些神話般的傳說，都帶着迷信的色彩，但這表明了廣大羣衆的心向。聽來，使人呼喚出一個新世紀到來前，人民強烈切盼的氣息。

我們就對他們講人民解放軍一年來勝利殲敵的戰績，和這次渡河反攻的任務，並向他們解釋，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是在人民的幫助之下打勝仗的。這次過河，黃河兩岸的船工、農民，都有很大功勞。聽的人都同聲的說：

「確實，共產黨解放軍得了民心天下應該是咱們的！」

# 受 難

魯西南留給我的印象，原是一塊很豐饒的土地呵，這兒的羣衆，曾經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爲着改變數千年來的受壓迫的窮苦的日子，英勇的鬥爭過。他們享受了自己血汗所換得的自由民主的生活。

吃過糖的人，越發懂得苦的滋味。這生活的真理，在翻過身的人們心裏，生長着仇恨的力量。因此，當蔣介石反動派匪徒，奪去了他們的幸福，又重新加給他們牛馬般奴役和勒索，他們就更加思念和盼望恩人共產黨解放軍。

戰士們一聽說要在這一帶殲滅敵人，也像有什麼特殊依托似的，勁頭很大。他們都說魯西南的老百姓，和太行山的老百姓一樣，對解放軍有恩情。去年也是這個時候打金鄉城，火熱的天，老百姓把西瓜送到戰壕裏面去，堆的吃不完。婦女們給傷員洗血衣饑飯，又親切又耐心。這半年來，敵人摧殘他們，大家就要在這塊土地上給他們報仇。

於是，我們從鄆城到鄆城，從鄆城到鉅野。更加日夜不停的趕着去追捉敵人。在經過的大大小小的村鎮上，到處都留着受難的疤痕，到處都聽到羣衆受難的哭訴。

婦女們梳着又粗又硬的短辮子，髮根上高高的蹣着。她們都穿着帶尖的鞋子。這種異樣的裝飾，就是敵人暴政的印證之一。她們大多數都是剪過髮放了脚的，這半年來，由於敵人硬誣頭髮大腳婦女都是隨解放軍的婦女會，搜出來又打又殺，站火磚活埋，大家才被逼着又搭上假髮，包

上裹脚布來。在新集，一個村婦女會員，一直隱藏在鄉下，夜裏聽說我們過來，一清早趕了三十里地就回集上來了，到家就看見我們。她夾着一個紅包袱，裏面包着大腳鞋，她說：

「自解放軍走後，這鞋就沒敢穿過一次。」說着，她把梳着的假髻，也恨恨的摔掉了。

這個婦女很爽朗。看見我們像看見久別的熟客那樣，絲毫沒有拘束。她沒歇氣，馬上奪過我們的和麵盆，幫我們做飯。她向我們講了許多羣衆被還鄉團慘害的事。三天兩頭，還鄉團帶着兵到老百姓家裏翻箱倒櫃，開開人家的抽屜，有什麼拿什麼，說是要搜掣放軍！村外的樹，家裏的木器都當柴燒，連老人的壽木都劈完了。

七月十一日，我們拂曉從鄆鎮的王莊出發，趕到金鄉西北二十來里地的丘關屯，下弦月已升天心了。宿營的小村莊裏，家家戶戶的門板都沒有了。老百姓盡是一羣羣的圍着我們哭。幾天以前，敵人從這小村莊怕惶逃竄的時候，更進行了一次滅絕人性的搶劫，把老百姓缸裏的糧食，穿的衣服都拿走了，並且瘋狂的強姦了婦女。

一個快要臨產的少婦，被九個將匪輪姦了一夜，孩子小產了，丈夫被迫帶走去當挑夫，到現在沒有回來。少婦蓬散着頭髮，蒼白的臉上掛着血痕，目光發直的躺在破床上，和痛苦搏鬥着。我安慰着她們，告訴她們這些喪盡天理的強盜，一定逃不出人民的手，我們就是來給她們復仇的。我讓衛生員給她治療了臉上被野獸們抓破的傷處，並且又給她服了止血藥，使她能早日減少痛苦。

黎明，北面不遠的地方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六十六師被我們包圍在羊山集了。三十二師和七十師也都夾擠在六營集和獨山集一帶。過河後，我們劉鄧大軍各個縱隊，不分晝夜的進軍，終於形成了百十里地的大包圍圈，肯定的，敵人跑不了啦。

受難的羣衆一聽見這個消息，擺開了創痛，都要跟我們去報仇。在第二天我們要向北靠近羊

出的時候，很多青年人自動綁好了担架要去參戰，一個老太太抓住我們一個穿破鞋的同志，硬把兒子搬在家裏的新鞋換在他的腳上。

## 把錢掛在瓜棚裏

我們已經有整整六天沒有穿乾衣服了。雨日夜不停的下，這兒又是有名的低窪存水的地帶。戰士們中間流傳着這樣的口歌：冀南的沙，魯西南的水，難為不住解放軍的腿！路上滿是黃膠泥，一走三滑，其他地方一片黃水。最高的胡蘆，有的也被淹沒得只露出幾片發黃的葉子。從一個村子到一個村子去，出門就得捲褲腿脫鞋子準備淌水。但陰雨並沒有帶來涼意，依然是蒸人的暑熱，到處都發散着濕露的氣息。

二十六這天早晨，天有晴意，東邊紅紅的。昨天夜裏前面工事裏打電話來，向團指揮部要席子。吃過早飯，我隨着送席子的同志們，去看長時間伏在泥工事裏的戰士們。

離羊山東山脚四五里多地的樣子，有一塊很大的較高的西瓜地，水已經浸下沙地很多了。零散散還有些西瓜拖着帶泥的乾秧，浮滾在半泥半水的地上。瓜地南頭，有一個平常的瓜棚。

「買個西瓜吃吧！」有人隨隨便便的提議了。

「雨推的瓜不好吃。再說，這樣砲火連天，看瓜的早不知跑到那去啦。」邊走邊說，沒有人真打算買。又不知是誰隨便好玩的喊了一聲：

「老鄉，摘你的西瓜了！」

意外的，瓜棚裏真的走出來一個駝背的老頭子。他笑聲的 answering：

「同志們，要吃那個你們自己揀吧：就怕都叫水淹壞了。」

我們有幾個人，好奇的就朝着他走去了，因為，在這樣雨水的天，這樣靠近戰線的地方，見到他却是不平常的事。

『今年瓜賣的怎麼樣呵！』我們隨口的問。

老頭子像逢什麼喜事一樣，高興的說：

『別看水淹壞了，也比往年掙下了錢，往年，遭殃軍在這，生瓜蛋蛋都給吃了，有好些瓜地，人家都不願意種它了，費力惹氣，沒想到咱解放軍過來了。』

『咱們同志們誰少給你錢，可不要客氣！』我們對他囑咐起來。

『那裏話？咱們同志不要他的錢還生氣哩！』說着，他從懷裏掏出一把東西，讓我們看：『這幾天雨大，我沒到地裏來，今天說來照照，看瓜還能摘幾個不，誰知一進瓜棚，棚棚上塞的掛的盡是錢，還有紙捲捲，都是咱同志們吃了瓜留下的！我活五十八啦，還是頭一回見到。』

我們隨手拿了一個紙捲捲，已經被雨水浸溼了，紅墨水寫的字，隱隱還可以看出來，我唸給他聽：

『賣瓜家你且看，這裏是整整的五毛錢，吃了你的兩個大西瓜，解了渴上前線，一股勁兒就打下羊山；因為你這沒有人，把錢繫在瓜棚前。』

『看看有多喜人！』老頭子跳起來了。他聽說我們要到前面工事裏去看戰士們，就把地裏比較還能吃的瓜，揀了一大堆，從瓜棚裏拿着一個挑子，自己挑起來，跟着我們送進前沿工事裏了！



## 發霉的大米

宋瑞珂和他的兩個旅被圍在小小的羊山集裏十幾天了。據每天跑出來的俘虜講，集上老百姓所有吃的燒的都叫他們搜微淨盡，連大批被他們關在集裏的車輛也都給劈着燒了，牛更吃得連骨頭都沒有了。但既不來援兵，又無法突圍，眼看着彈盡糧絕，只有在報話機上大呼：『汽車沒有油啦！』

蔣介石和王敬久，明知宋瑞珂將遭致七十二師和三十二師同樣被解放軍全部殲滅的前途，但面子上也不能不表示一下接濟。幾天來，運輸機似乎也是很奔忙，一趟又一趟的從空中把白色的降落傘丟下來。並沒有刮什麼風，降落傘却大部分落到我們四面的陣地上，安然不動的接受着空中掉下來的禮物，是戰士們一樁最得意的事。他們說：解放軍雖然並不缺乏彈藥，但有人要大量的往這運送也不反對。人人都歡喜用降落傘撕成的手巾，它使人增加着勝利者的光榮。最近，却對它的興趣也比較減弱了，它已經從紡綢換成洋布，從洋布換成紗布一樣的玩意了。

『要吃大米飯了，敵人給我們送來好多包。』各單位都這麼吵着。一天，司務長果真從陣地上把大米包搶回來，並且吩咐管理員到集上去買些好菜，讓大家美美的吃頓好飯。

米包打開了，司務長和周圍幾個準備淘米的炊事員們都嚇了一跳，他們幾乎都不認識擺在自已眼前的那黑綠色的顆粒是什麼。立刻，滿屋都發散着霉臭的氣味。

司務長連忙叫一個炊事員拿出來一盆，用水淘了十來遍，才看出滿掄着秕子的灰白色的碎米

粒。然後，把他倒在牲口槽內，牲口將鼻子擡攏去擦了幾擦，很快的就把嘴巴拾起來了。

大家都失望了，紛紛議論着如何處理這些連牲口都不吃的東西。一個三天前從羊山跑出來的俘虜，也看見了發霉的大米，他苦笑的對我們說：

「就這，還是專給當官的送的呢；俺們當兵的每天撈上一頓團團玉米，或黑麵糊已經好幾天了。」

我們放棄了吃大米的計劃，把準備好了的豬肉燉豆腐，配上老百姓用細羅篩去的白麵蒸饅，戰士們一面吃，一面驕傲的向俘虜說：

「看看解放軍的糧飯怎麼樣！就憑這，兵強馬又壯，盡打勝仗！」

## 絕望的叫喊

敵人使用報話機，與其說是指揮和聯絡，倒不如說是個報喪器。什麼時候那個傢伙沒有休止的叫喊，什麼時候就快到了命運的最終點。

宋瑞珂的機要人員比戰鬥員還要緊張了。他們向南京打出急電：如不能於二十三日解圍，則同歸於盡。但是已等不及覆電，就在二十日電命他的被隔在金鄉的一一九旅旅長王士勳，率領全部排除萬難，挺進羊山，犧牲一切在所不惜，否則即以軍法從事。

報話機上開始了絕望的叫喊。王士勳先向王敬久悲慘的請求了：

「路上有沒有把握過得去呢？」

「那就要看你自己啦！」

「要不是有困難，他們怎麼不突圍呢？」

「沒困難還要你去救？快拿出點總裁的精神吧！」

「要送死咤，那我沒有什麼話說。」

沒有停，碰了釘子的旅長又和師長對答起來了。聲調更悽慘了：

「你們要加速度，越快越好，不可猶豫！」

「我當然盡力做啦！可是，希望很少呀！」

「爲什麼盡說這些不吉不利的話？」

「不行呀！我自己知道！反正不成功就成仁，你等着聽好消息吧！」

「對呀！這才不愧是中正的將領！來，祝你一杯！」

一陣慘笑。王士翹說：

「乾吧：我回敬你一杯！」

「明天，預祝我們在羊山頭上碰杯呵！」

「我不敢有那個想頭，咱們怕難以見面了。今天黑夜，我要是那個了（哈哈冷笑）求你老還上級，不要忘了替我辦一樁事，把我的一個小孩子招呼撫養成人！」

「你想的未免太周全啦吧！我想——（拖的很長）咱們會見上面的！」

「不行的！你等着看吧！怕逃不出陳顯鼎，余錦源的下場！……」

這句話一直重覆了好几遍。

## 高粱地裏的旅長

韓樓和前劉莊的阻擊戰，在七月二十一日拂曉就勝利的結束了。王士翹完全沒有逃出他的恐懼和顧慮。當他用絕望的發抖聲音結束了他和宋瑞珂的對話以後，沒有幾個鐘頭，就進入了我們袋形的陣地——羊山南三里多路的多泥水的村莊。宋瑞珂焦急的聽了半夜清晰的槍聲，却沒有等來半個人的影子。一九九旅全部被我們消滅了，五九六團團長王鴻詔，被擊斃在陣地上。

中午，三營的戰士已經打掃了戰場，他們押着最後從散亂在野地裏捉來的俘虜，往營部走。天氣很熱，勝利的興奮又激盪着他們的心，他們走得很快。

「快回去吧，可能把王士翹已經清查出來了。」一個同志這麼提醒了一句。

「這傢伙不會跑掉吧？」

「他敢跑就是有種的，聽說這傢伙最怕死！」

突然，路旁高粱地裏有呻吟聲，越響越高，兩個戰士端着槍馬上循着聲音跳進高粱地裏。一個滿頭插着高粱葉子，看不清臉面，滿身污泥的傢伙，跪着，舉起雙手在高聲喊：

「同志，別打槍，我就是王士翹，一九九旅旅長，我向你們投降。」

兩個同志上前去搜查了以後，馬上把他帶出高粱地。這時，發現他的頭部受了傷，用綠裹腿亂七八糟的纏起來，僅僅露了個鼻眼，樣子很難看。

這位少將旅長原來真是這麼一個沒骨頭的人，沒有走兩步路，就開口向我們要東西吃，他

說：

「同志，我在這高粱地裏爬了半天啦，太陽又晒，肚子又餓，我後悔藏進這裏面來，還不如早早的當了俘虜，也或少受這半天罪。如果，再這樣爬下去，說不定我要餓死。我一聽見你們從這邊過，就大聲吶喊，故意叫你們來俘虜我！」

說得連他們的兵都笑了，笑這不知羞恥的所謂「將軍」。

一路上，他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什麼時候給他吃東西。把他帶到了營部，換下他那套污泥的衣裳，並且給他受傷的頭部換了藥，這是人民解放軍對待任何一個放下武器的敵人，一樣的待遇，但是，這位「將軍」立刻活躍起來，像是忘記了飢餓，傷痛，恐懼一樣，滔滔的做起自我介紹了：

「我一生一無所成，可是，對看麻衣神相還多少有些研究。」他發現正牆上貼的毛主席的像片，指着說：「毛主席的像就長得好，我早就看準了，看他那顆痣……」

聽的人都覺得無聊，沒有等他再說下去，就緊接着問了他一句：

「麻衣神相沒有叫你看出來你自己有今天吧？」

他毫不在意的哈哈大笑起來。……

## 終於是見面了

比敵人自己估計的壽命，多延長了四天，七月二十七日早晨，羊山被我們全部解放。

宋瑞珂的指揮部早就從山腰石頭洞裏撤下來，狼狽的鑽進西關一家老百姓的屋裏。房頂上砲彈燒着了，火舌直向屋裏伸。宋瑞珂和他的參謀長郭丙林，一八五旅旅長涂煥陶這一羣高級軍官，偎縮在黑烟裏，頭髮上都已經點燃起火來，還沒有一個人敢狂鬥外衝。房子的四週盡是解放軍的喊聲，槍聲。

「不許動！」

一聲突然的叫喊，幾個高級軍官的肩膀，一齊被解放軍的有力的手抓住了。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從屋腳打洞進來的。

解放軍的戰士，把這些嚇得癱軟的傢伙們，像提小雞一樣，從黑烟的屋子裏拉出來。

戰鬥雖然基本上已經結束，但肅清敵的槍聲却還四下裏響着，幾個傢伙幾乎把脖子縮到肚子裏去，子彈不時的從頭頂上飛過，金鄉城的榴彈砲彈，仍然是做樣子似的不死不活的往這裏刁。飛機不知道是偵察，抑是替六十六師吊孝，也在頭頂盤旋了。幾個人都像打擺子一樣，抖的上下牙直碰響。宋瑞珂這個小矮個子，一股勁的懇求說：

「叫我們到一個屋子裏去吧！這裏是危險的呵！」

「站好，不許動！怕什麼，榴彈砲飛機不都是接你的嗎？」戰士們得意的命令着。

在總部俘虜軍官收容所裏，宋瑞珂和王士翹終於會面了。這兩個「難官難將」一見，都不約而同的說：

「早料到了，要見面就是在這裏！」

於是，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起這次的失敗來。王士翹一開口就埋怨宋瑞珂，不該把他遠遠的調在萬福河的南面，更不該不顧死活的命令他孤軍來援，他說：

「幸虧我自己肚子裏有主意，不的話拼死在路上，又有誰知道！」

宋瑞珂摸着他那特別突出的額頭，破口大罵起來：

「王敬久，看你還紅不紅？這個戰役指揮的是個屁！地形，敵情，補給沒一樣不是糊裏糊塗！三個師一同前進，互相間的任務，部署一點也搞不清楚，我們奉命停止在羊山的時候，七十師，三十二師早就叫幹掉了。」

他用拳捶着床又說：「你埋怨我，我還不知要埋怨誰呢……」

我們的一個記者同志走進來，他是參加中原突圍的，會親自嚐受過，宋瑞珂當時對中原新四軍的罪惡行爲。他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宋瑞珂開始正想推脫責任，狡辯，但，當一樁樁血的事實擺出來，却感覺到逃不脫人民的懲罰，才把頭低下來了。



# 史玉倫同志永垂不朽

七月二十六日的下午。

對羊山發動最後一次總攻擊的部署，全部都準備好了。榴彈砲、山砲、野砲、輕重迫擊砲，早早的都運動到陣地內。戰鬥員、各級指揮所、通信、電話、衛生、担架、新聞記者、政工人員，……一切參加這次任務的人們，都在利用這攻擊開始前的寶貴時刻，再一次檢查自己的武器，自己的立功條件和勝利決心。整個陣地是緊張而鎮靜的。

連陰雨從早晨就下不了，太陽還露頭晃了兩晃。雖然，戰士們仍然穿着半月來未曾乾過的衣服，陣地裏水泥蒸發着霧潮的臭氣，可是，山坡畢竟是印乾了許多，這是攻擊的有利條件之一。

十九團第三營史玉倫模範班，接受了主攻山腰的光榮任務，也進入了昨天自己親手挖築的工事裏。在挖築這個工事時，他們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把一個翻身戰士，全班都很愛戴的戰友，候小孩打犧牲了。班長史玉倫也掛了彩。今天，他們要憑藉這流過血的陣地，攻上羊山頭，把敵人全部殲滅掉。

全班九個同志的戰鬥意志是堅定而飽滿的。雖然在過河反攻以後，班上已經犧牲了兩個同志，特別是副班長高中德，那位低個子，十分惹人親近的四川人，被飛機掃射打死了。他們是悲痛的，然而，他們正是要替死難的同志報仇，要實現反攻前黨英大會上全班同志的立功計劃。他們要爭取在這過河第一仗的羊山戰役時立功。他們已經日夜在雨水中堅持半個月，在正面、在配

各友鄰部隊從西面，担任過好幾次的突擊任務。

離攻擊開始還有一個時間，衛生員趕到工事裏來替史玉倫同志換藥，他一面解綳帶一面說：

「依你這彩口說，是應該休息才對呵！」

「昨天一帶彩，首長就叫他下去，他一直堅持把工事挖完，今天，還要帶我們担任突擊任務。」一個戰士接上來說。

史玉倫同志輕輕的說：

「這點輕傷算什麼？今天晚上這麼重大的任務，我能不參加嗎？」

又一個同志說：

「俺班長，從出發就發癩子，快一個月了，從沒有躺下來過，他癩子來了，打着抖，還替別的同志搽東西呢！這個時候，叫他休息，可不沾！」

自報奮勇參加投彈組的王臣友，他是經過史玉倫耐心教育，從落後轉變成英雄的一個出色的典型。他把一個準備好的炸彈籃子，擺了又擺，裝了又裝，總想能够多擠進去幾個，實在塞不下的時候，又在皮帶上，口袋裏掖上了十幾個。他一次又一次的用自己的突起着肌肉的臂膀，舉起籃子，粗裏粗氣的笑着說：

「就憑我這一籃子，給咱付班長和侯小孩報仇！」

這時，通信員接二連三的送來各友隣連隊的挑戰書，史玉倫打開一張，用着激動的聲音向大家宣讀：

「親愛的戰友們！總攻擊的砲聲馬上就要響了！毛主席勝利的紅旗插在羊山頂上，我們向你們發起勝利的競賽，爭取第一個得到這勝利的旗幟！」

「噯！」大家拍手狂叫了。

「響應！響應！咱們第一個響應！爭取毛主席的勝利紅旗！」

史玉倫同志突然在這狂躍中沉默下來了。他想起定陶之戰爲人民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英雄戰友王克勤，臨斷氣時囑咐同志們給自己稍回的遺言：告訴史玉倫，我等着他的競賽條件呵！他又想起幾天前倒下的副班長，他們在羣英會上，共同訂的創立模範班的計劃，……仇恨好同鐵錘，插着他的心。他又看了看挑戰書，自語般的說：

「今天晚上，就要爲你們復仇！」

話還沒有說完，營長南峯嵐同志，也和戰士們一樣，只穿着短褲背心，從別一個工事裏爬過來了。他把今天晚上攻擊一定勝利的條件，像對各個陣地上戰士所講的那樣，又明確有力的講了一遍，當大家聽到，這次是接受了半個月的經驗，抓住了打羊山先打羊腰的關鍵，軍事民主就極自然的開始了。有的說：羊腰是全山最高的地方，早就該先打這裏。有的說：打腰不比打頭難，後路不至於斷，可進可退，上次打頭，就是吃虧絕壁，上去下不來，後援接不上去。又有的說：敵人的重要指揮，恐怕都在羊腰後面石頭寨的地堡裏，佔了羊腰，就佔全羊山。

營長聽見戰士這麼熱烈的討論，意見又都很正確，就把各友鄰部隊的協同動作的配屬也簡單的向大家介紹了。他比着指頭說：

「同志們，今夜砲兵全體出動，百把門對着山腰齊放，叫宋瑞珂個狗彘的驍驍咱們的厲害吧！」

戰士們又禁不住的鼓起掌來。

經過一個多鐘頭的火力準備，整整七點鐘的時候，總攻擊的炮響了！立刻，羊山如同噴裂的火山，紅了！

史玉倫班像所有的突擊戰士一樣，猛虎似的躍出工事來，隨着砲彈炸開的道路，衝向摧開了的敵人第一道鹿砦！不分個的手榴彈爆炸聲，淹沒了喊殺聲。十幾分鐘的時間，他們已經突破前沿，衝到敵人強固工事的石頭寨前了。

『衝呵！爭取毛主席的勝利紅旗！手榴彈齊扔！』

史玉倫同志指揮着三個小組，在煙火中喊着。一排長犧牲了，他立刻代理起職務，帶領起全排往上衝！他鼓動大家說：

『同志們：眼看就到山頂了：把手榴彈拼命打上去！』

石頭寨裏的敵人，在督戰隊大刀的威逼下，組織了反衝鋒，不幸，一顆砲彈在史玉倫同志的面前炸開了，他隨着飛起的彈片石塊倒了下去！

戰士們沒有被這樁不幸滯留了脚步，衝過密集的機槍，手榴彈，小砲的封鎖和阻擊，他們勝利的衝上了石頭寨，敵人的屍體隨着我們的手榴彈向下滾。三營的勇士們登上了羊山頂！

史玉倫班的戰士們，擡住勝利的紅旗，他們默悼着說：

『史玉倫同志永垂不朽，他永遠是我們勝利的旗幟！』

## 突 擊

黑夜，部隊剛剛把工事做好，就接到向敵人突擊的命令。

主攻任務一交了十連九班，沒等班長把簡單的動員話講完，解放戰士楊漢英，兩個手舉着兩顆手榴彈，指着自己的互助小組長王因喜，挑戰似的說：「老王，今晚上要和你這放羊小，左不拉子比個高低。咱們各人都把手榴彈弦裝起來，看到底誰打的多？請班長給咱們評判。」

老實而沉默的農民戰士王因喜，笑着應了戰。九班長張友福用手撥亮了燈，也向大家表示了決心：

「大家聽好指揮，猛打猛衝的幹吧！我要是犧牲掛彩，你們千萬不要管我，跟上副班長去完成任務。」

楊漢英胳膊上挎着一個準備裝炸彈的籃子，走在組長的後邊。他腦子裏這時候想起自己被八十八師抓了送上火線，在死守單縣時受了傷被丟棄在血泊中，反倒是人民解放軍的担架抬起了他。這親身的經歷，使他對於死裏得生這句話理解得最深刻。他一聽着槍砲聲，這段記憶就越清晰。傷癒以後，是他自動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的。當時，他只有一個簡單的思想：報恩和復仇。可是，幾個月以來，人民解放軍的生活，使他懂得很多新道理。他知道這軍隊不但是他一個人的救命恩人，而是所有窮苦人的。他親眼看到，一處地方一被這軍隊解放，那裏的窮苦人就都有了吃穿。他班上的弟兄，除了他們解放戰士，都是自動參軍來的，他們對他說，人民解放軍就是他們

自己的軍隊。他也下了決心，要跟這軍隊幹下去。當快接近敵人的時候，他的一樁急盼解決的事，又衝上心頭了。他趕上前一步，扯住小組長的胳膊，邊走邊問：

「喂，我的那個事，中不中呀？」

「班長說啦，已經和支部談過，這個仗打下來，就讓黨委快些給你批。好好幹吧！」王因喜肯定的對他說。

楊漢英一聽，眼前直發亮，禁不住狂喜的說：

「批准我當了共產黨員，死了也是光榮的……！」

突然，從後面傳過來班長的口令：

「注意靜肅，散開！」

楊漢英把沒有說完的興奮和希望都壓在心裏了。隊伍悄聲的，機動的往村邊運動。

一堵掏開了的院牆，被敵人的機關槍嚴密的封鎖住了。排長催促着：

「九班！快往上衝！」

一組剛湧上牆洞口，就掛彩了兩個。楊漢英身子閃的快，子彈從他的耳朵邊上擦過去。他側身貼在洞口的右邊，憤怒的蹣着腳。接着，他腰一彎，一下就衝了出去。王因喜正要跟出去，敵人一梭子彈又打過來。楊漢英在離牆五、六米達的地方被打倒了。他掙扎着想爬起來。左手攥住槍，右手還舉着手榴彈向前爬。但，血流得太多了，他的被子彈穿戳的大腿，軟得一點也蹬彈不動。

「楊漢英，你往牆邊上挪動挪動隱蔽一下，我們就揹你過來。別着急」班長親切的安慰他。  
「不要管我，班長，你們快衝吧！我做一下，還能跟你們去完成任務。」楊漢英堅決的回答。

發動第二次衝鋒時。衝在前面的班長，左臂也叫子彈擦傷了。他鎮定住，立刻回身指揮後面的同志靠牆散開。並和排長商量轉移方向突進。

『楊漢英，楊漢英！』戰士們一聲聲向牆外呼喚。

聽不見楊漢英的一點聲息了。王因喜藉着黎明時的微光，從牆洞裏往外一看，他難過的對大家說：

『老楊完了。頭上又穿了個窟窿，怕不中了。』

班長強抑着沉痛，並命令王因喜說：『你就留在這裏監視着吧，把手榴彈準備好，歐機會就把楊漢英弄回來』。

『報告班長，報告同志們，我死也要完成這個任務。』王因喜說：

這時，才發現班長的肩頭被血浸透了。副班長和同志們勸他下去換換藥再上來，他無論如何也不肯。只是用幾塊手巾，緊緊的把傷口纏住，就很快把隊伍帶開了。

王因喜蹲在牆洞的一邊，有機會就伸頭去看楊漢英。他想這個解放過來的同志把着手教自己打槍，並且把從國民黨軍隊那裏學來的一切作戰技術，都教給班裏的同志。……這樣的好同志，在幾點鐘以前還和自己提出挑戰，幾十分鐘以前還和自己一齊向敵人擲着手榴彈，一齊喊着殺聲衝鋒。幾分鐘以前他忍着疼痛還宣佈完成任務的決心，現在却直挺挺的倒在那兒，再也拿不起他的武器了。

敵人的機關槍恰在這時沉寂了。王因喜立刻把湧上來的一腦子記憶壓回去，來準備進行當前的任務，紀念和報答死者。他爬下來，把頭探出了土牆，用刺刀尖慢慢的去撥動楊漢英的步槍。槍從兩米達遠的地方終於拿到王因喜手裏。王因喜抓住它，手立刻被血染紅了。仇恨的怒火燒着他悲痛的心。他咬了咬牙，把帶血的槍掛在背上，激怒的衝出去了。這時，友隣部隊在右翼不遠

的地方正猛力向敵人射擊。王因喜慣用的左手，舉着手榴彈，準備拚命也要把楊漢英搶回來。不料，敵人却以爲是突擊部隊衝上來，沉不住氣的大聲吆喝：『不要打啦，不要打啦，我們繳槍！』

王因喜和同志們一起衝上去，他和班長親自把楊漢英抬回來。班裏的同志緊緊的圍着他，低着頭弔念他，王因喜不斷的去撫正他的軍帽，伸展他的衣服，想起應該從他身上留下一些什麼做紀念，就去掏他的口袋。手一插進去，觸着一大把手榴彈弦，王因喜抓住班長的手說：

『班長，我們兩個人的競賽，他勝利了。這是他拚命殺敵人的成績！』

班長點點頭。王因喜又把在出發的路上楊漢英的談話，告訴了大家。默默站立着的副指導員，負責任的說：

『我們支部立刻給上級黨委會寫報告，要求批准追認楊漢英同志，爲中國共產黨優秀的黨員。』



## 我認識的第一個營長

在殲滅了蔣匪第二快速縱隊（四十九旅）的第四天，我帶着要往訪活捉旅長那個主攻連隊的勇士們的急切心情，到了宜溝十九團第三營的駐村。順着電線，沒有向任何人打聽，我找到了一個很像營部住的院子。但院子裏很靜，連一個警衛和一個通信人員也沒有。只西屋桌子前，有一個人坐在坐着看報。我習慣的說了一聲『報告！』當桌子前的人抬起頭來還沒有打招呼，我已經走進屋去，並且先開了口：

「請問這兒是營部吧！」

「是的，你找什麼人？」

我把介紹信遞過去。他看了看，沒有讓我坐，也沒有做自我介紹，更沒有因為來了一個女同志而感到慚愧。只笑着說了簡單的兩句話：

「教導員出去了。咱們就到班上去吧？」

我跟着他走出了屋門。從背後看見他走路一跛一跛的。一直走進班裏去，戰士們齊聲的問：「營長，你的彩口好了嗎？」我才知道，這個一雙大眼睛裏閃着機智和深思光芒的人，就是自己要見的南峯嵐營長。而他這次營部上也受了彈傷。他顧不得回答戰士們的慰問，就對大家說：

「要上報的都來！你們誰有啥功，都往外講吧，咱們的記者同志特意來給你們記錄的。」

我們倆個人立刻被戰士緊緊的包圍起來。

天黑，我們回營部。剛一進院子，西屋裏就夠出來一個高大身材的人，用河北口音責備的說：

『老南，你做啥又跑出去了？剛才衛生員來找你換藥，可是又提出了批評呵！』南峰嵐同志直往屋裏走。他把我的介紹信從褲袋裏掏出來，做爲對責備者的回答。

『我叫孫堅，是這個營的教導員。』高大身材的同志這樣自我介紹說。

當天夜裏，我就住在他們院子北屋老百姓的外間裏。臨睡覺以前，教導員像帶着什麼秘密似的對我說：

『你來的正好。明天你給咱看一看，這家老鄉裏屋到底藏的有啥寶貝？證明證明咱營長的偵察工作做的怎麼樣。我們一搬來，營長就覺得房東太太心裏有事，不論誰，一邁進她的門限，她就連忙站在裏屋門口，生怕攆進去。這幾天，我們故意逗她的才會說話的小娃娃，娃娃指著裏屋叫姐姐。爲這，營長已經不讓任何人進她的屋了。通信班的同志，把水缸都抬到外邊來幫她挑水。』

這麼一樁有趣的事，南峰嵐同志却只是靜靜的聽着，沒有插一句話。沉默的人，往往是最會細密的發現和考慮問題的人。這是我認識的第一個營長，在初相識裏所留下的鮮明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美術工作者也來了。他們要給英雄們畫像。接着，攝影記者，縱隊文工隊的同志們都來拍照談材料。一連四五天，南峰嵐同志連我會見他以前的休息也不能保持了。他用着毫無倦煩的態度，接待任何一個來的人。跛着腿，親自帶着大家去找談話或速寫的對象。史玉倫模範班要照一個集體像，他認真的指揮着擺起座談會的樣子。給營部英模拍照的光圈距離都已經對好了，他發現叫白狗的小通訊員沒有到，立即請攝影者等一下，自己去把他找來，並且對所有參觀的人說：

「看看誰班上還有漏掉的？流過血的，立過功的，一個也別叫少了！」

但最後輪着他的時候，他却紅着臉，謙虛的直推脫說：

「省張底片給戰士們吧！」

還是教導員強拖着，才畫了一張側面半身速寫像。

和這些事情同時，縱隊發了一個通令，其中一項是指明表揚南峯嵐同志，對協同作戰部隊在器材問題上表現的團結精神。當我看到這個通令而向他表示敬意的時候，他的臉又像畫像時一樣紅了。又是謙虛的說：

「繳獲敵人的戰利品，應該山上級統一分配，這是三大紀律之一，是人民解放軍每一個戰士也都要無條件遵守和執行的。由於爭着各自搬搶東西，發生爭執是應該受處罰的。我們先制止，是本身，那裏還值得表揚呢？這完全是上級鼓勵的意思。」他把那紙通令不好意思的揉進袋子裏去了，似乎是再不讓別人看見它。

我在這充滿着和藹空氣的營部裏住下來了。他們在認真的檢查戰場紀律。在一次支部大會上，當很多同志都以自己這次沒有到前邊去，而不來深入一步明確紀律觀念的時候，坐在床頭上一直沒有說話的南峯嵐同志，絲毫也沒有帶出首長的架子，有力的插問了一句：

「同志們，你們猜，我有沒有發洋財的思想？」

問得滿屋都笑了。他却很幽默的又說：

「那一次上級分配戰鬥任務，我都希望咱們營能主攻，除了想消滅敵人，還不是想解決解決咱營的困難！這種動機是不夠純呵！」

會議的關鍵被他這幾句簡要的反省突破了。

全營的軍事整訓是同思想教育一樣，熱烈而緊張的在戰爭空隙裏進行着。南峯嵐同志的彩口

一點也沒有見輕。他反而日夜不停的帶着各班排去做搭梯子，和夜間攻城的各種演習。他願意每個戰士都能從思想上接受『平日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勝利的真理。他去檢查一個班做的鹿砦，伸手就抓掉了幾根。旁邊又一個班修的地堡，淺淺的就停了工。他並沒有立刻激怒，反而把兩個班的同志集攏來，一針見血的說：

『爲什麼大家要欺騙自己？拿自己的命開玩笑呢？摸摸誰長着兩個腦瓜？只有認真的保存自己，才能殲滅敵人呵！』

說得戰士們自動的又拿起工具來。

幾個特別不注意練習刺殺，和對挖交通溝重視不夠的同志，南峰嵐同志一次又一次的把他們叫到營部來，用戰爭的實例向他們說：

『這次咱們檢查傷亡，被子彈砲彈打掛彩的多不多？有沒有不必要的傷亡？』

『比起其他的戰鬥，這次傷亡很小，都是工兵爆破的功勞呵！』

『爲什麼在進村後縱深發展的時候，有些同志在進胡同或房門時，叫敵人用刺刀刺傷了呢？』

幾個同志都被問得啞然了。南峰嵐同志接着說：

『平日，咱們練習刺殺動作太少了。特別是根據地的新戰士。但當我們發展到街巷的時候，你不會使用刺刀刺死敵人，敵人就會猛不防的給你一下子，我們難道不接受這個血的教訓嗎？』

由於他真正理解勇猛和機智結合的真理，他把戰前的一切準備工作，看得和進攻時一般重要。他給戰士們算賬。告訴他們怕挖交通溝，平地裏運動部隊，毫無隱蔽的衝鋒，並不是真的勇敢而是愚蠢，即讓挖十次八次沒有用上，只是化一些時間和體力，一次不挖受了損失是對革命的不負責任。

一天，機砲連的同志們，扛着新繳獲的白大林機槍，和閃光的六公分小砲，興高彩烈的到營

外試放。南峯嵐同志再三的交待了來請示的連長，每門小砲最多試三發砲彈，機槍每挺不得超過十發子彈。可是，連長剛從營部回去不久，近處像發起一陣衝鋒似的，一片槍砲聲。他馬上衝出去，看見戰士們伏倒了一大片，裝滿子彈的機槍梭子，還正在往槍膛裏按。一個砲彈打出去，隨着砲彈開花，人們就是一陣掌聲。還有的人在發狂似的嚎叫：

「喂，叫咱也過個癮吧！」

「停止！」南峯嵐同志從人羣中擠進去，這麼命令起來。然後換了一種深沉的聲調說：

「不要勝利衝昏了頭腦呵！你們難道把劉司令員的話忘光了嗎？射擊不是爲着聽音樂，而是爲着準確的消滅敵人！何況咱們的每發子彈都是血換來的呢？」

沒有對革命最大的愛，就不會對敵人有最深的恨。這兩句生活的銘言，在南峯嵐同志的身上又得到了有力的證明。在我們相處日漸熟悉起來的時候，我發現這個善於用思想解決問題的營長，內心蘊藏着階級的最真摯的感情。晚上，當一天的工作比較安定下來的時候，他和教導員往往在爲難着如何來替犧牲的戰士寫家書。有一次，他們拆開了一封貼滿了郵票從山西武鄉寄來的掛號信，上面寫着：「福來同志，咱倆雖然是家裏訂的婚，可是你參加了光榮的人民解放軍，我願意和你結成夫妻。村上給你家跟俺家都分了地，等你打敗蔣介石回來，咱們結婚，日子一定能過的很美。跟你一塊出去的四孩家，添了一個又白又胖的男娃娃，你給他捎個信吧！菊則。」當教導員告訴我們收信的人也在這次戰鬥中犧牲了，我們三個人好半天說不出話來。

「應該給她去封信，把真實的情形告訴她。看她的來信，可能還是個有政治認識的女子。強調的對她說，她的未婚夫犧牲得很光榮，因爲他不但爲着自己，而是爲着更多的人，將來都日子過美！」南峯嵐同志用發抖的聲音打破了沉默。

部隊一休整，遠遠近近的戰士們的親屬都來了。營部特別通知各連準備一批招待費，使父子

夫妻兄弟等，在戰地得到暢歡的團聚。孫堅同志對我說，南峯嵐同志還是一個未曾享受過小家庭生活的人，參加革命十多年以來，和遠在晉南的父母也完全失掉了連繫。但是他們却深深的了解，沒有一個人的美滿和幸福的生活，能够離開革命的勝利而單獨存在的。有幸福的人，爲着保衛幸福。追求幸福的人，爲着早日得到幸福，都在勇猛的戰鬥，向破壞人類幸福的敵人做決死的戰鬥。這力量保證着勝利。勝利保證着希望。因此，南峯嵐同志最關心地方的優抗工作。太行慰問團來的時候，他要求給戰士們第一就報告這樁事情，要比什麼禮物都受歡迎。他說：「一人爲大家，大家爲一人」的具體表現就在這實際問題上。傷好歸隊戰士一回來，就跑到營部說：

「營長，你不知道，後方羣衆對俺太好啦！住醫院鷄蛋掛麵吃不完，家裏優待的連婆老婆生娃娃的住處衣裳都給分下了。沒臉說的，打不倒蔣介石俺再沒二心！」

南峯嵐同志聽着，笑的合不攏嘴來。

三營在新型指揮員的領導下向勝利前進。

半個月的休整結束了。五月一日冒着濛濛的雨向湯陰進擊。南峯嵐同志的傷口依然沒有痊癒。接着就是打安陽，十九團担任肅清外圍據點的幾個任務。南峯嵐同志和每一個指揮員一樣，會見他只有在工事裏。

端陽節，縱隊開盛大的羣英會，檢閱和準備大反攻的力量，南峯嵐同志的名字列在英雄模範的金榜上，還有他那幅側面半身速寫像，也出現在展覽館的牆壁上。但我在會場上一碰見他，他沒有戴那朵英雄花，可是臉比花還紅，他生怕我向他講什麼讚賀的話，直是向我介紹：

「四十九旅的解放戰士，打紗廠當英雄模範的不少啊！半個月的改造，他們已經懂得了誰是反人民和誰是爲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正義戰爭。」

大反攻的關鍵——羊山戰役，在七月的連陰雨的天氣裏進行着。十九團担任從東面主攻山嶽

的重任。而團裏又將主攻交給三營。英雄指揮員率領英雄戰士們，在滿着泥水的工事裏，已經鏖了好幾天了。二十六日午後兩點鐘，他們帶着休息了半天恢復了的精神，最後一次又開入前沿陣地，準備突擊，決心攻佔山頭。我在史玉倫班的工事裏見到南峯嵐同志，他和全班的戰士一樣，只穿着褲又背心。腿上臉上混攪着汗和泥水。這兒離敵人的前沿最多不過五十米遠，因為戰士們一直向敵人喊話。他們刺刀尖挑着大西瓜，用着誘惑性的口氣喊：『過來吧！何必要渴死在那呢？一九九旅旅長王士翹來接你們，半路已叫俺活捉囉！』敵人從金鄉村城打來的榴彈砲，毫無準頭的落在工事一前一後，也沒誰去理會它，大家相信自己在多石的山坡上所構築的掩體。南峯嵐同志咬着剛剛用木板浮送來的大餅，這是最愛吃的一種飯，甚至在他有病的時候，有了餅乾可以。戰士們如同點着了火似的，吵着誰先衝到山頂上爭取毛主席的大旗。爭讀着友隣部隊的挑戰書。勝利已經握在他們手裏。

我回到團指揮所裏，突擊砲響了。從團長的望遠鏡裏，清楚的看見史玉倫班和三營各個勇士，猛虎樣的跳出工事，奔向鹿砦，奔向鹿砦內的第一道地堡！

從一直握着的電話聽筒上，參謀長發出一聲悲叫：

『怎麼？史玉倫同志犧牲了？！』

人們都抑壓不住痛惜的互相看了一下。只是幾分鐘的時間，參謀長却狂喜的叫了：

『老南帶一連已攻佔了山頭！』

『有了山頭，我們就有了全羊山！』指揮部裏只有這一個聲音。

部隊潮湧一樣從山頭向羊山集發展。人民勇士的衝殺的強大火力，很快就使全羊山集裏的敵人的槍聲啞了。一個接一個的喜訊傳來：活捉了宋瑞珂呵！得了大砲呵！但意外的，我們從電話裏聽到孫堅同志那低泣般的報告：

「南營長被街道上一個暗堡裏藏着的敵人打犧牲了！」

我沒有再見南峰嵐同志最後的一面，沒有聽他最後的一句話，但不足三個月的相識，這位身經百戰的營長，從他點點滴滴細微的生活裏，却給我以有益的教育。他那沉默，樸素，精細，謙虛，和處處都表現出人民軍隊新型指揮員的高尚品質，將比他留下的那側面半身速寫像更清晰，更不可磨滅的活在我的記憶裏！用他自己的話做爲我對他的悼念吧：

「他犧牲的很光榮，因爲他不但爲自己，而是爲着更多的人，將來都把日子過美！」

一九四七、七、二十八日初稿于鉅野李官屯。

一九四八、十、十日改于寶豐大連莊。



# 第一次的小戰鬥

羊山戰役結束後，部隊只做了短短十天的休整，就乘勝向南躍進。軍事行動已經開始五天了，却還從沒有遇見過敵人的影子，連那慣常跟着我們的飛機，似乎偵察工作也沒有做好，也完全失掉了連繫。我們確切是把敵人在魯西南的軍事部署澈底打垮了。

八月十一日，我們完全走出根據地了。路上經過的村莊，被蔣匪竄擾的不像樣子，青年和壯年人，都被拉伕拉走了。連少微硬是的老頭子，都不敢在家，遠遠的躲了起來。

這天夜裏，我們縱直的宿營地是決定曹縣東六十多里地的趙樓。

最後一站路在大休息以後開始了，時候正是黎明前那段濃黑裏，眼皮都有些發緊，猛一睜大眼睛，會感覺一堵高牆在道路的前面。

離趙樓只有二三里路了，大家都不再瞌睡，放快脚步走起來。突然，前面響起稀疏的槍聲。沒有傳來什麼口令，部隊從前到後的原地停下來，連牲口都沒有震驚，牠們也是久經在砲火中鍛鍊出來了。

高粱地裏一陣騷動，嘩啦嘩啦的響。

『捉活的！一個也不要叫跑掉！』山西腔調的同志追趕似的在喊。

騷動裏，喊聲中攪着孩子女人受驚的叫喚和哭泣。

只是一二十分鐘的時間，一切都平靜下來，一場小的戰鬥結束了。這是鄆鉅縣還鄉團（地主

的反動武裝）結合一些保安團，企圖搶劫老百姓，和我們大軍遭遇的，我們幾個就把他們解決了。文工隊的一個小同志，比着胡琴還繳了一支小手槍。

灰了的晨光中，受驚的，被槍劫的，散亂到野外的羣衆和我們大軍一塊回到村裏去。我們把捉到的幾個匪徒，用繩子拴起來，叫羣衆們都來看，然後，派槍支押送着，送他們到有我們政權的地方去，交羣衆公審。這一帶的人民，天天受他們的掠劫。

給我們做嚮導的一個窮苦的小孩子，一見還鄉團，他生氣的說：

「這些舜種們，前天還在俺們村裏牽牲口綁人，要好好看着。可不能叫他們跑掉了！」他立刻變成了一個最負責的監押者，帶着路，又往回走了。而趙樓也有羣衆自報奮勇去押送這些害人精！

# 「老太爺」和我們一塊前進

我常常記起一位首長關於建設我們的正規軍時，講過的一個有趣的故事。他說：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有一次，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問我們一個同志說：「你們現在究竟有多少正規軍？」這個同志滿興奮的回答：「好幾十萬。」史大林同志接着問：「有多少砲？」問得我們的同志啞然了，他說：「沒有什麼砲。」於是，史大林同志笑了說：「同志，沒有砲，怎麼能算是正規軍？只能算是游擊隊呵！」

現在是一九四七年的八月，是中國人民勝利的進行自己的解放戰爭，整整一年的時候。我們劉鄧常勝軍，用驍利，用敵人的全套正規化裝備，把自己裝備起來了。敵人的快速縱隊，全部美械裝備的師旅各種武器源源的給我們送來了。羊山戰役殲敵九個半旅的空前大捷，我們又得到了嶄新的野砲。現在，在我們打向蔣管區去浩浩蕩蕩的隊列裏，各種砲兵威武的走着：山砲，野砲，火箭砲，化學砲，迫擊砲，小鋼砲……我們驕傲，我們現在是史大林同志所說的，真正有砲的正規軍了。

特別惹人注目，令人興奮的，是十輪卡載着的榴彈砲。不知怎麼，戰士們却譽稱它叫做「老太爺」。

它威武的雄姿從城鎮和鄉村馳過，羣衆看見它就像看見了勝利，大家爬上了房頂，牆垛，樹頂上狂叫，拍手，甚至擂起鑼鼓來。他們喊：

「這麼大傢伙都得過來了，還有啥不能得的！」

「把這傢伙安在江邊上，一砲就射到他南京國民政府裏去！」

「老太爺」天天跟着我們一塊前進。走得正疲倦得時候，戰士們一聽見它「嘟嘟」的叫聲，就立刻興奮起來，好似它帶來無窮盡的力量。走在坦平的公路上，黑夜，老太爺的十幾隻發着白光的眼睛，把十幾里地以外地方照亮了，大家很快分開到公路的兩邊，給老太爺讓路！於是，它一輛接一輛像箭一樣從人們跟前飛馳過去，塵土揚起了，人們跟着塵土跑，砲手們在車上，人們在路旁齊聲歡呼：

「加油！」

只要有一天的時候，不和榴彈砲碰頭，戰士們就會關心的議論起來：

「我們的老太爺上那兒休息去了？」

遇着不好走的路，戰士們爭着爲「老太爺」服務。聽着飛機響，都暗暗的希望着十輪卡正好開在了某一個樹蔭下面。

解放軍和榴彈砲把勝利帶給蔣區的人民！

# 大動脈跳動了

幾天來，我們橫寬百餘里的鐵索似的反攻軍行列，一直向前挺進着。一支支鋼筋頭指着正南方，越來越逼近隴海路了。

八月十二日，大家再一次的輕了裝，準備自己背上給養，每人又發了三棵手榴彈，爲了要突過中國的大動脈，爲了有準備的來迎接新區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難。

這天黑夜，進軍的速率比那天也快。人們的心興奮極了，步子邁得那麼起勁，腦子裏跳動着反攻勝利的堅定的信念。彷彿在鐵路的那邊，在敵人空虛的後方，帶着高度的誘惑性，不知誰抑壓不住狂喜的說了一句：

「打過黃河，半個月就是九個半旅，打過隴海，猛虎下山再給他們看看！」

「看看他蔣禿頭還有多少九個半，打過長江霧凇兵噠把狗畜的給活捉來！」

躡過一道道的黃水，爬過一重重的河堤，又通過數百年前的黃河故道，突然，前面發出一聲震澈夜空的巨響，馬隨着前面的人停住了，豎起驚覺的耳朵。這時，前面傳來了口令：

「前面破路，隊伍繼續走！」

我和幾個攝影的同志馬上跑向隊伍的前面去了！越向前，炸藥的爆烈聲越震耳，接着就聽見一片高亢雄壯的有力的人羣的吼聲。我們跑步趕上去，點起白色的鎂光，和數百破路羣衆被攝入鏡頭的同時，「吡嘑」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路軌翻跳起來，滾下溝道！

馬收集車站沸騰了！狂笑聲淹沒了一切。勝利的完成了奇蹟的羣衆們，親眼看到自己的部

隊——人民解放軍的大隊人馬安然的從翻了身的鐵道上走過去。

下弦月出來的時候，我們在東油場宿營下來。天剛明，從先過路的七旅，送來了六個車站工人，他們一看見我們就自動的說：

『同志們，去年廂們就見過面啦！這應該更歡迎才是！』

『俺們誰也沒有跑，好多都參加破路呢！咱前面來的同志，是應該把我們查問清楚的。』他們很誠懇的說。

我們先向他們做了解釋，告訴他們請他們來是希望了解一些近日敵人的情況。他們說，四五天以前，鐵路附近的敵人都知道解放軍要來，蔣匪軍嚇得把隊伍都趕緊運走了，兩個站才留下了一個連在撐架子。可是，前天還沒有聽到什麼動靜就跑了。他們的傷兵連徐州都不敢運，好多重一點的就活活埋掉了。一個一支路膊的車役，擰着他的空袖筒說：

『我在鐵路上混了一二十年，當搖旗手的時候把胳膊也給扎掉了，現在幹個車役，近來因為停止客車，盡裝他媽的遭殃軍丘八，他們知道一運到前頭碰上解放軍就不沾，在車上，就拿着俺們這些人出氣，這回把路軌都給他掀了，叫他熊去吧！』

兩個苦力也爭着向我們訴起苦來。我們初步的向他們進行些階級教育，淺近的對他們說：

『咱們人民解放軍就是因為使你們這些窮苦人能生活不受氣，才要去打倒蔣介石。現在我們把路軌掀掉，叫他不能運兵，他們靠地下走就走不贏我們。不久，廂們還要把鐵路重修起來，光為老百姓大家運東西。你們都是有經驗的工人，好好幹，就再沒有人敢壓迫你們了。』

他們聽得出了神。接着就向他們做了一些政治工作，因為我們下午還要出發，就給他們拿了

很多宣傳品，並且多少給他們一些救濟，他們走出去很遠還不斷回頭來說：

『同志們，放心吧！在俺們這段路上，保證叫敵人再難安生的通車！』

# 走進地獄的世界

『苛政猛於虎』的形容，已經不足以形容今日蔣管區人民受奴役的慘狀了。一過隴海路，我們簡直像到了一過剛剛流行過惡性虎烈拉或腦膜炎的地方，人們都是神經失常的活着。季節上是一切將要豐茂成熟的時候，眼下却是比冬天還可怕的荒涼。田地裏是枯乾和焦黃。滾米的高粱，包穀，結莢的毛豆，都橫倒在地裏，晒乾在路上。不遠一個老太婆或幾個女人，坐在死莊稼跟前拍着地又哭又罵。她們說，這些莊稼眼看就要成熟了，『中央軍』說莊稼長着，擋的着不着解放軍，硬逼着老百姓從根拔掉的。

老百姓砍拔着自己親手種的莊稼，指望它過多半年日子的莊稼，馬上就可以救活人命的莊稼，真比拿繩子勒死自己，用刀砍死自己還疼。可是，慘酷的命令，虎烈拉症似的瘋狂的命令一下，不出一個禮拜，數百里變成一片荒涼，數百里一片哭聲。

沒有任何一片莊稼苗來擋住『中央軍』的眼睛了，解放軍却過來的更快。

像平常一樣，我們在鹿邑南一帶村莊宿營了。低矮是牆垣，半殘塌的茅草屋，也是人畜同居，只是，槽空了，只留下牲口糞的氣息，特別是牛，不是叫蔣匪殺吃了，就是天天拉出去出差累死或給打死。不用說鷄豬絕跡，連狗的影子也見不到了。

我打開背包，在一個茅屋的外間地下休息，裏間有病人在高燒中呻吟，當我打聽出是發癩疾，就把幾粒奎甯拿出來，叫他家裏的人第二天給他服用。意外的這種好意被拒絕了，當我拿着

藥伸手遞給他家裏人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敢伸手接，並且一齊擺着手說：

「鄉下人，不敢吃你們的藥。」

「這藥是專截瘧子的，吃了吧，有兩次就好啦！」我好意的解釋着。

他們還是不敢接，並且戰戰抖抖的說：

「你收起來吧：俺們不吃。」

這種情形引起我極大的奇異感覺。一直到第二天，我才從村子中很多人口裏，了解他們怕吃奎甯的原因。前不久的時候，蔣匪軍在這個村裏抓快，把一家人的當家的抓去了，因為天熱，他走在半路上昏倒了，這樣才逃脫回來，可是，回來以後，就發起瘧子來，老百姓平常很相信唐拾義瘧疾丸，於是，就賣糧食到集上買了幾包回來，誰知道，剛買回，蔣匪軍又來了，住在他們村子裏翻箱倒櫃搶東西。匪軍們從這家抽屜裏翻出了新買的唐拾義瘧疾丸，二話不說，一口咬定這家通解放軍。他們說，只有解放軍才吃唐拾義藥丸。無論誰來解釋也不行，他們把幾包藥一下裝進自己的口袋，痛打了病人，並且還強罰了人家兩斗小麥。可是，他們轉了一個彎，到了另外一家老百姓那裏，看見有人躺在牀上，不問人家什麼病，又逼着人家買這些唐拾義瘧疾丸。因為他們又是要幾斗麥子的高價，人家買不起，把這家病人也打的死去活來，結果，兩家病人都喪了命。這種事情留給人們的印象太悲慘，所以，我住的這家，是生怕瘧疾丸會給他們惹起大禍，或帶來天大的災難。經過我們耐心的說明，解釋，告訴他們解放軍和反動匪軍的基本不同，才勸着他們給病人把奎甯丸大膽的吃下去。

一羣婦女，看着我穿的一雙白鞋，其中有兩個，悄悄的掉起眼淚來。我又好奇的問：

「你們哭什麼呀？」

「唉！同志，你不知道，『中央』害得我們死了老人，連孝都不敢穿呀！」她們哭聲的回



答。

「爲什麼呢？」

「死一個人，他們要抽死人捐，捐不起，就偷偷的埋啦，一穿孝就叫鄉保長知道……」

她們你一句我一句的講起這裏老百姓每個月要出的捐稅，光名目就有幾十種，數都數不完，稅條子把牆貼滿了，她們的血肉也叫吸乾刮淨了。她們又指着一塊破個大洞的屋基說：

「你看，房子好好的，因爲交不上穀子，保長硬逼着把屋基的磚都扒出來賣了，俺們老百姓還咋着活呀！」

生活在豐衣足食的解放區裏多年，突然聽到這血淚生活的慘况，真像走進地獄境地。

管理員進來問有沒有什麼青菜買上一些，她們回答了：

「同志，俺們這除了一把酸淚，是啥也沒有啦！」

說得我的眼睛也發澀了。……

## 過澗河

沒有太陽，人可像是悶在灶爐裏一樣，從清早起，一天，衣服都沒有乾，大的汗珠，一陣陣的從頭上，背上往下淌。

下午四點多鐘，吃了飯，照例要出發，氣候仍然沒有一點涼意，呼吸感覺得重壓，牲口沒有動，身上的毛已經一縷縷的粘在一起了，嘴裏喘着乾燥的粗氣。

一切都象徵着下雨的樣子。

天氣的變化不會改變行軍的計劃，做了一些可能的準備，部隊開動了。

走了十幾里路，黑雲像怪物，猛的從東邊半個天捲到頭頂上來了，烏烏的朝西南捲。天黑下來，東邊的雨脚，一條條灰白色的霧帶子似的，掛在黑雲下的半空中。風疾颺起來，吹起了馬鬃，吹落了帽子，吹的人們一歪一歪的走着，禪腿絞着腿邁不開步子。不大一會，天完全黑了，暴雨眼看要降落下來。我趕忙把剛剛收到的一個同志的稿子，從口袋裏拿出來，想裝進皮掛包內，以免淋濕損壞。剛一掏出，就差點被風捲跑了。天黑的什麼也看不見。雷從正頭頂上扯過去，閃電如同劃着帽沿打着眉毛，那麼近。

「往前傳，快跑，趕快地方避雨！」後面接二連三的催促着。

開始了跑步，藉着閃電的光亮，後面的人跟着前面人的背影。互相囑咐着：

「不要掉隊！跟上。」

突然，我碰到前面一個同志的背上了。前面隊伍擁擠的停下來。遠遠的，在前面看見一些閃亮的燈火和聽見一些吵雜的人聲。

『原地休息，準備過河。』前面的口令。有人從前面回來報告了：

『過橋河了，水很深，要徒涉，過去河就有村莊，咱們大概不會淋雨了。』

天依然是烏黑，打着雷扯着閃電。

慢慢的，大家湧到河邊上來了。但，誰也看不見誰，只聽見河裏嘩噠嘩噠響，過河的人互相吼叫着。

牲口的鞍架都卸下要要人扛過去，河水漫着男同志的胸，一個木排，在來回拖運炮架，彈藥箱。大家都把衣服脫光了，燈光在黑暗裏只像螢火蟲似的一閃一閃，不頂多大事，人們是靠着熟練，勇敢，團結互助過河的。

我悄悄的站在黑暗的河岸上，用感覺來體會這戰鬥的用生命力和堅強的意志戰勝自然困難的偉大場面。有人在河中開招呼我了：

『你不要動，一會叫大洋馬來馱你！』

我連忙答應着。我的話還沒有落地，突然，有一個高大的黑影子，走到我跟前，用着誠懇的音調說：

『噫，你這個女同志，怎麼還站在這？坐木排過去吧！』

『謝謝你，洋馬一下就過來啦！』

『雨眼看就要下來，快過吧，我把你背到木排上，從河岸上木排還有一節很深的水。』說着，他就把我背在背上，跳進河水，送到木排上。

沒有等我問及他的姓名，也沒有向他說一句致謝的話，他立刻又躡着水到岸上去了。木排把我擺到渦河南岸，我跟在大隊後面，快步跑了半里路，在村莊上休息下來。

雷電閃電交加着大雨頃盆暴落了，我們都沒有淋着。大家在避雨中一直談着過河時的緊急情況，人人都在誇讚剛才那個不知名的同志，在困難時所發揚的革命互相的精神。我會永遠記着他的階級的戰鬥的友愛。

# 淮河岸上

部隊搶渡了大沙河以後，繼續不停的向南走，李團二營戰士丁全寶，幾天來比別人的勁頭更大，越走越興奮。

經過的村莊漸漸疏落起來，村莊的外面圍着翠竹或是短籬牆，成羣的鵝鴨在繞村的水溝裏戲游，看見了稻田和水牛，這些自然環境，在丁全寶的眼睛裏，特別顯得熟悉。

「真是要從自己家門口過啦！可是，部隊要強佔三河尖，趕緊渡過淮河，完成躍進任務，還是不不要請假就誤事情吧！」部隊在渡淮河前一天進軍路上，丁全寶自己心裏這樣盤算着，他想的很寬心，因為，他懂得革命利益，戰鬥任務，比自己的問題重要得多。所以，他的情緒一點也沒有什麼影響，反而覺得，看見了離開六年的景色，已經十分舒暢了。而且，心裏還滿驕傲，六年前，被蔣匪繩網鎖縛的拉走，現在是和劉鄧人民解放大軍浩浩蕩蕩的回來，不久，淮河北岸自己的家，也就要完全解放，那時候，自己再回來會更光榮。

意外的，部隊在淮河北岸有一天的休息。

晚上宿營下來，班裏開「記好會」的時候，連指導員也來參加了，他親切的給戰士們說：

「咱們明天黑夜過淮河，聽說咱連裏有幾個同志，家就在這一帶，如果十來里地，晚上能趕回來，可以回家去看看。一路經過亳州、阜陽、好多戰士都照看了自己的家，高高興興的回來，幹的越發有勁啦！」

戰士們聽見指導員這麼關心大家的話，心裏可喜歡極了，更感覺革命部隊像大家庭一樣，自己雖然還離家很遠，也生長起無限的希望。他們都知道丁全寶的家是這一帶的，於是，都用眼睛去看他，看得丁全寶的臉都紅了。他對指導員說：

『我家離這還遠，明天就讓我姑家看看吧！我原是不打算回去的，上級這樣好意……』

第二天一早，他背着連裏送給他的二斗糧食，一口氣跑了八里地。走進了姑母家。姑母被這突然閃進屋裏來的兵驚住了。他放下糧食口袋，互相還沒有說什麼，一個喘着粗氣的青年人，帶着驚恐的神氣，也一頭闖進竹門簾子來，他的眼光剛一碰見丁全寶，就呀的一聲，回身往外跑。丁全寶一把將青年的胳膊抓住了。姑母也被這發生在同一時間的奇事嚇呆了。青年人像發瘋疾一樣的渾身發抖，口裏不住的說：

『我走錯了門，我走錯了門……』

姑母一面也想表示不認識這個青年，一面却掩蓋不住那憐憫和就心的情緒。

丁全寶低聲低氣的，盡力恢復自己家鄉口音說：

『你一定，你們都莫怕，我是全寶！』

姑母有些像喚回了一些回憶，往丁全寶跟前靠近了一步，上上下下的在打量他。

『你是林潭表弟吧？』丁全寶轉向青年人問。

姑母這才完全清醒過來，哇的哭了：

『全寶，是你回來啦！』她揉着眼睛看着青年人被撕裂的衣服，狼狽的樣子，更驚奇的問：

『林潭兒，你是怎麼一回事呢？莫怕，這是你表哥……』

林潭兒心裏稍微定下來，他向表哥和母親一五一十的訴說自己這次死裏逃生的遭遇。他說：前幾天蔣匪軍就聽見解放軍要來的風聲，叫鄉保處趕快給師管區交壯丁，昨天，他照例在淮河南

給老財家打短工，攪稻子，有一趟正走着，五個保丁從田埂上來，用繩子要綁他，說往固始縣政府送。他使力掙扎，一個胖保丁緊緊抱着他，另外幾個人正想下繩子，他就低頭一口咬着胖保丁的中指，胖保丁叫喚起來，把另外四個人嚇住了，他就一橫心把中指咬下來了。胖保丁痛的鬆了路膊，他才一口氣跑回河北岸來。林潭兒像又想起了這生死關頭的場面說：

『我頭都不敢回，要是他們帶着傢伙，也就完了。剛才進門看見了你，我真嚇軟了。我想命真不好，狗東西怎麼會先跑到家來等上了呢？』

『是來救你的，好表弟！』丁全寶安慰他說。

姑母依然嗚咽着說：

『狗東西要把年青人都抓走完呀！無論怎麼樣躲藏，也躲不過他們。全寶，你怎樣還穿着這二尺半，快換換吧！叫狗日的瞧見了，再把你抓回去可不能活，住一半天，恁兄弟倆想法子往遠處躲一躲。』

丁全寶聽着，微微笑着說：

『他們一輩子也別想再抓住我啦！我已經到人民解放軍裏兩年多了，這回就是開來打狗日們的！』

『怎麼？你當了人民解放軍？』林潭驚奇的問。

丁全寶告訴他們自從民國三十一年被抓到蔣匪軍營盤後所過的非人生活，如何被驅到前線上送死和當砲灰，所幸三十四年平漢戰役的時候，被人民解放軍從死裏解放出來。他叫着姑母說：

『姑姑，我到了解放軍就像回了家，我知道了解放軍就是爲咱們這些被壓迫的窮人自己打仗，我知道自己這口冤氣沒有申，仇沒有報，我更知道我爹娘和你們親戚朋友過的窮日子，所以，誰叫我回來我也不能回來了，這次是路過這裏來看看你，給你帶回二斗糧食，你告我娘，我

趕不上回去看她了。我們停不多時就會回來，咱這窮人的好日子眼看就盼到了！」

「呵！是這麼回事，那有比這好呢？俺們都聽說解放軍好，就是盼不到，誰知就來了，還有咱自家人！這樣，年月也就有個指望啦！」姑母自言自語的說。

林潭兒聽了表哥的每一句話，若有所思的樣子，看看母親說：

「家裏這個日子橫豎是沒法過，蹲不住，早晚要來找咱的事，我看這回就跟上表哥去幹吧！」

「這可是再好也沒有啦！將來咱哥倆一塊回來解放咱的家。」丁全寶立刻表示贊成。

「娘！你看好不好？」

姑母連猶豫都沒猶豫一下，答應着：

「硬逼着人死，人就要找活路！好嗎，跟你表哥去幹吧！」

丁全寶告訴他們，部隊住的離還不遠，黑夜就要開拔過淮河。姑母聽了趕快動手給他們準備晚飯。林潭兒忙着揀自己幾件破衣服。丁全寶幾次的說：

「到咱們那穿的一點不愁，不要多帶什麼！」

當天晚上，部隊坐着淮河的大船，向淮河南岸駛進。在船艙裏，林潭已經換上了人民解放軍的衣服。丁全寶用心的替表弟擦洗剛發的步槍。



# 船家娘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們渡過躍進中最後一條大河——淮河。

十幾隻大帆船輪流的擺渡我們。

我從踏板跳進一隻從南岸又一次擺渡回來的半大的船上。船艙的裏裏外外，船頭船尾，被我們的同志們擠得滿實實的。

『同志們，坐穩，靠裏面一些，咱們開船了。』

說話的聲音是一個女人的，我往船頭一看，一個穿着已經破了肩頭的柳條布短袖褂子，黑藍色寬腿褲子捲得高高的，赤腳，頭上包着方格手巾，三十多歲，看起來還很健康的中年婦女，已經使勁的用篙竿撥動了河水。

這時，坐在我身邊的一個同志，像發現什麼奇蹟似的，用胳膊杵了我一下，讓我看船艙。船艙裏，有一堆沒有穿衣服的孩子，蜷縮在一齊，像一窩小豬一樣，最大的有七八歲，肚子上只繫一個暖肚，小的一歲左右，他們瞪着因削瘦而顯得特別圓大的黑眼睛，看着滿船的人。

『老闆娘，這些都是你的孩子嗎？』

撐篙的婦女，穩穩的把船頭調向正南，用着嘆息的音調，回答我們的問話了：

『同志們，一窩子冤家呀，你們看看，五個，身上掛不起個鋪襯片片，天眼看就快秋凍了！』  
我們穿着粗布單衣，船駛行起來，風確實有些冷颼颼的了。我們和她更深的攀談起來：

「你家是什麼地方的？老闆那去啦？」

船家娘邊擦簞邊說：

「這個小破船就是我的家呀！俺老闆做這河上生意已經是幾輩子啦，我來這河上算起來也十來年，這河上的船家，都是這樣，生在船上，長在船上，祖祖輩輩靠這木頭屋過日子。」

「娘家是不是也做這行生意呢？」

這話，更引起她的悲痛回憶來了：

「娘家是亳州南鄉的，因為窮的吃不上穿不上，過災荒時沒有辦法，才說給船家來，過來以後，我也很快學會了撐船，兩口子都出力，不斷攪些生意，來回跑跑蚌埠。有頭兩個孩子的時候，日子勉強強強還能過得去，這四五年，一天比一天過不去了，裝一船貨，掙的錢有時候還不夠給『中央』交稅，又要三天兩頭支官差，這些都不說它，最要我們全家命的，是去年，他們把我老闆抓去當了兵……」

我們同情而驚奇的問：

「怎麼？天上抓地上抓，水裏也抓起來了？」

「去年，裝一船貨剛到蚌埠，老闆到街上去剃頭，可就叫他們給綁走了，到現在連個信都沒有……五個孩子，張着嘴要吃，就靠我自己……」女船家講不下去了。

和我們平行擺渡的一個船老闆接上腔來說：

「這個世道就是沒有老百姓過的啦！這半年，抓兵抓的更厲害，連廟裏的和尙道士叫綁走的也不少，再不變一變，俺們這些做船上生意的，都不保險！」

我們鼓勵他們好好擺渡解放軍，解放軍就是來改變這個不能活的世道，把抓壯丁，抽款的蔣匪軍都消滅。船家娘使勁的撥動着河水，用眼睛向我們投射着復仇的希望。……

# 人民民主縣長上了任

固始城像沒有經過戰爭一樣，商店開着門，老百姓照常的生活着。特別是東關，解放軍一到，就更加熱鬧起來。只是，人們的心裏可不是那麼平靜，他們看見了解放軍，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不少人從幾十里的鄉下跑來，要跟解放軍走。一個理髮店的學徒，黑夜從一個小鎮上偷跑來找到我們，無論如何要我們收留了他，因為，他的哥哥是民國十九年的時候跟紅軍走的，走了以後，全家被反動派殺光，只剩他一個人藏在姨母家，還幾次差點叫拉了壯丁。大家都知道這回來的解放軍，就是從前的紅軍，過淮河的時候他們都聽到了音信，眼巴巴的在等待着，城門樓下面，或者貼着我們佈告的地方，都一層層站滿了人，他們指着『鄂豫皖人民的子弟兵回來了』的運環圖，又笑又落淚。到處都聽見他們帶着期望的議論：

『怎麼還不見縣長的安民佈告呀？』

『解放軍是不是在咱們這常住下去呢？』

八月二十八日，是解放的第三天。一清早街上的人們都帶着一種特別喜悅的神情，各街長在向各家各戶傳達出一個令人新奇又興奮的通知：吃過午飯到衙門府去聽縣長講話！

就在這一天的上午，縣長的安民佈告也出現在人們的眼前了。

一天，流水似的，縣政府裏再沒有斷人。縣政府並不是怎樣堂皇，但是，在反動政權手裏，一般老百姓是幾輩子也沒有機會踏進府門和登上大堂的機會的。所以，老太太們，大閨女，小媳

婦，一拉一羣的都走進衙門，看縣長來了。他們指指點點的都說縣衙門就是不小，往時，門上站着雙崗，大堂上經常傳出慘的審人的聲音，有幾個女孩子，喊喊喳喳的說：

『我買東西上學打這邊，就嚇的趕緊跑！』

一個老太太走到所謂大堂的房子裏，像受到什麼刺激似的哭起來，她用手去搗着縣長拍驚堂木的半圓形的審判台，悲痛的說：

『解放軍早來半年，我兒子也不會冤死在這裏呀！』

有人勸住了她，把她帶在一個安靜的房間裏，她除了講因為惡霸想要她的兒媳婦，而將她兒子誣爲通『匪』而害死的慘狀，並且一直喊着要向縣長申冤！

中午的時候，縣長馬力同志帶着幾個工作同志，開始搬往縣府辦公了。他們各人背着自己簡單的行李。

在我們南征大軍的行列中，有好幾個地方工作大隊，他們之中很多人都穿着太行山的土布便衣，頭上包着毛巾，一路和戰士們一樣自己背着背包，夜行軍，跑步，來到了大別山。縣長縣委書記都是這樣以身作則。現在，來建立第一個人民民主縣政府的，就是他們中極少的一部分。

常馬力同志和他帶的十幾個同志，把背包往一個屋子裏一放，他們就一齊到了大堂裏，親手在掃地，貼標語，擺凳子，搬石頭，佈置羣衆開會的會場。

老百姓看見有了動靜，都高興起來，有的就跑上來問：

『同志，縣長來了吧！』

馬力同志笑着點點頭。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和自己說話的這穿着極普通衣服的人，就是縣長。開會了，大堂裏和院子中擠滿了人，經過一個同志簡單的報告開會意義後，老百姓最大的希望就是要看看自己的縣長了。掌聲響了很久，因爲，大家的眼睛都在找，看縣長從什麼地方出

來，雖然馬力同志已立在他們前面半天，他們還以為這個掃地的人，也是在等望縣長是否來了。『老鄉們，大家坐好，這就是咱們的馬縣長，大家好好聽他講話！』

這樣，人們才靜下來，互相投送着驚奇的目光。

馬力同志用着他一貫的樸素誠懇的聲調，向固始縣的羣衆做初次會面的談話。他介紹人民解放軍，二十年來的發展和壯大，和這次回來的任務。由於他的話非常通俗，把羣衆的情緒完全抓住了。他用重覆加重的語句說：『我們再不會離開大別山了，我們要替大別山的羣衆申冤報仇！』

羣衆都被激動了！

他最後說：

『咱們人民民主的縣長，不是坐官，是替老百姓當差辦事，誰有什麼事都能來，用不着花錢托人寫什麼呈子。』

羣衆細心的記着馬力同志的每一句話。他們初步的了解了人民解放軍的各種政策。

黑夜，各街市民們響應縣長登記人口，組織起來的號召，開會的鑼聲，也按時的敲起了。

## 陳錫聯司令員會見了媽媽

部隊從皖西轉進到麻城。正在部署配合平漢戰役的軍事行動。

十二月九日的清晨。在新田舖，一家做爲司令部的堂間裏，像平日一樣緊張而嚴肅。電話耳機一直離不開趙參謀處長的手。忽然，他驚喜的叫了一聲，並且立刻叫陳司令員說：

『快來，你的好消息，你兄弟叫六縱隊找去當嚮導了。』

陳司令員把眼睛離開了地圖一下，沒有當成一回事的笑了笑，又和閻副政委把注意力集中在部署的研究上去了。

趙參謀處長聽完了來話，把耳機放下，跑過去拉着陳司令員又說：

『噫，不是給你開玩笑，老太太今天就來看你了。』

這時，司令部人們的注意力，才開始集中在這個突然得到的，令人驚喜的消息上。趙參謀處長把在電話上聽到的情形，講給大家聽：六縱隊昨夜行軍，找到一個青年人做嚮導，這個青年人在帶了幾站路後，要求回去。因爲家裏只有一個六十三歲的老母親，哥哥當紅軍走了二十年。戰士們就向他詢問哥哥的姓名，當青年人一說出陳錫聯的時候，很快就被帶到司令部。……

當天上午，一輛手推車停在司令部的門前了。警衛員把一位穿着藍色新衣衫，看起來還很健康的老太太迎進屋裏。

司令部裏站滿了人，大家都在熱烈的歡迎這位紅軍的母親。

陳錫聯同志還未上前去認，大家就把老太太圍得緊緊的，亂嚷嚷的講道：

『老太太，你看，那個是你的兒子？』

這位老太太，被包圍在這麼多熱情歡愉但都是陌生的人羣中間，由於滿心喜悅，沒有顯得絲毫怯生，她一面很自信的講着：我認得，我得認。一面把目光在每一個人的臉上，輪轉的用力探索。

『母親！』陳錫聯同志禁不住的叫了一聲。老太太搜尋目光立刻停止了。她不顧一切的撲上去。雙臂就把兒子緊緊的抱住了。嘴裏不住的說：

『是啊！我認得，模樣還沒有大變……』語聲有些哽咽。

滿屋的人都感動得鼻子有些發酸。

老太太睜起眼睛，慢慢平靜下來。她從上到下細打量着兒子，並且不時的用手去撫摸兒子的前額。陳錫聯同志有些羞澀的問母親：

『我變了嗎？』

母親連連的回答：

『就是胖了些，高了些……』

陳錫聯同志讓母親在椅子上坐下。老太太抓住兒子的手，只是在流淚。

『不要哭呵！這樣多的人……』兒子安慰她。

這位具有剛強性格的老太太，馬上沾乾了眼淚說：

『好，我不哭。』

母子二人開始敘起家常來了。陳錫聯同志用着回憶般的口吻，輕輕的說：

『十九年沒有見面了！』

『不只呵！整整二十年呀！』母親更正着。

『我記得只有十九年呀！』

『二十年一點也不錯。』母親固執的說。『這二十年，我是一年一年數着數過來的，一年有一年受的苦，還會記錯？』

陳錫聯同志沉默了。他靜靜的聽着母親二十年來被迫害的，苦難生活的血淚敘述。老太太一夜也沒有停嘴，一幕幕往事的影子，又一次的在老人記憶裏復活了。她還記得清清楚楚，一九三〇年，那個天翻地覆的年代，遍地起了紅軍，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窮人坐天下，自己的兒子也結束了放牛娃的挨打受氣，沒吃沒穿的苦日子，參加了紅軍。但是，第二年，幸福的日子就被蔣介石匪幫奪去了。連過去分的那個吃飯碗，也給搶走了。她知道，幸福的日子還會有的，那就是兒子同紅軍勝利回來的時候。二十年來她爲這堅定不移的信念等待着兒子，今天，兒子終於又來到自己眼前了。

『那麼，我走後你怎樣生活的呢？』陳錫聯同志問。

『討口要飯，我過了好幾年。』老太太痛苦的說。『開初，得不着你的信，都說沒有你了。大前年，可又傳說光山潢川有了紅軍，我要着飯去找你，差點病死在道上……』

『這一回，你可聽說我回來了？』

『你們一過黃河，傳說就有了。有的說你負了大責任，有的說帶着好多隊伍，我半個來月就沒有睡過覺。十月間，叫你兄弟上黃安去打聽。光說你這回是真回來了，可不知道在那裏。』老太太越說越起勁，連一點疲倦的樣子也沒有了。『咱家還住過咱們的隊伍呢！我把家裏好吃的東西，都拿給他們吃啦。』

第二天一早。屋子裏又擠滿了人。連附近的老百姓也都來看母子重逢的喜事。陳錫聯同志有



意識的開始對母親談一些愉快的事，好把一天一夜來那些悲痛的話題轉換一下，再送老人家安心的回去。於是，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照片來說：

『這是你的媳婦和小孫孫，他們過些天就回家來看你。』

老太太接過像片，把腳往門口挪動了幾步，在明亮的晨光中，將像片放在自己的嘴邊上，笑的合不攏嘴。

陳錫聯同志把自己正鋪的毛毯，正蓋的被子，都送給了母親。並且笑着問：

『你還需要什麼呀？』

這位幾十年來受盡窮苦折磨的老人，開始接觸了幸福。然而，這幸福是革命給她帶來的。她那麼開朗的說：

『看見你，什麼也不要贈，原先我發愁死了買不上塊棺材板，現在，不想這個，只想把老蔣消滅掉多活幾年才好。』

部隊晚上有行動，陳錫聯同志準備下午派人送母親回家。黃安這一帶畢竟還是一個不大穩定的新區，他想起昨夜母親所講的，由於自己革命，家中兩個叔叔都被慘害的情形，就體貼的和母親商量說：

『把你接到安定的地方去住吧！不的話，有個什麼情況，匪軍們又要來遭害你！』

老太太拍着胸膛很強硬的說：

『我不怕，我就這條老命，看他們敢把我怎麼樣！過去，他們來找我的事，我就對他們說：我兒子是那月幹紅軍走的，你想捉就捉我走吧！我本來就是打算死的。他們沒法我。現在，你回來了，叫他們再來吧！他們害了我，光村上老百姓也不依！』

吃過晚飯，司令部全體的人把老太太送出大門。她沒有露出一點難過的樣子，嘴裏還不斷的

說：

『我知道，早點把老蔣消滅掉，我們就能早過團圓日子！』  
小車子推着老太太，漸漸離我們遠了。我們抑壓不住激動的感情，唱起來了：

『我們要為祖國而戰爭，保衛你呀！親愛的母親！……』  
立刻，我們就出發向敵人去進攻了。……

# 我們來到大別山

九月中，我們登上了大別山的主峯。這二十年前已經漫山飄起過紅旗的險峻陡峭的山巒，而今正被濃重的秋色灼火似的燒紅了。楓葉、栗葉、橡樹和桐子葉，比春花還鮮艷的在隨風擺舞，歡迎着我們這重歸母懷的子弟兵。

桂花從竹林和密松裏瀉出清香，畫眉和不知名的山鳥在遠遠近近的谷間唱着喜訊，清澈的泉水在我們行進着的腳前流過，茶田像一簇簇綠絨球，滾在靠近人家的山坡上。這新鮮的帶着濃厚的南方風趣的景物，把我們一個多月來長途進軍的疲倦都消除了，如同得到了一個舒暢的沐浴。特別是一些從來沒有離開過北方土地的戰士們，更是極極事物都引起驚奇。

大家特別愛山泉，走幾步不管渴不渴，都想用手或用手口接幾口喝，並且連連的稱讚：『又涼又甜！好美氣！』

『在咱們太行山可真找不上這樣好的地方呵！』有人不自禁的天真的說。

南方戰士驕傲的接上來：

『要不毛主席就叫咱們打出來啦？到我們長江南邊去比這還好！』

一個太行山的戰士插口說：

『別吹啦！人家大別山的名字就起在那麼！』打鼙山』就是得打打鼙！你們看那樣事物不和俺太行山打鼙？樹上結的看看明明是核桃，咬開是啥桐子，能吃的又都是刺，下不得手下不得

口。太行山上打游擊，有時候熱死人找不上個樹蔭涼，喝不上一口水，這呢？樹裏鑽水裏踩，不遠一個涼亭，還有燒茶的，打斃打的好，怪不得蔣匪拚命也捨不得放棄它！」

聽了這些話，好多人都不約而同的極有信心的說：

『咱們人民解放軍一來，會把這地方變得更好！』

在六安和霍山的時候，就聽說這一帶山裏經常有我們的游擊隊活動。當我們快要到岳西的山路兩邊，紅綠標語，便映進我們的眼睛裏了：

『歡迎人民解放軍老大哥！』

『慶祝劉昌義司令和常勝軍劉伯承將軍會師！』

標語旁邊又有許多政治攻勢的宣傳品：

『同胞們聽我言，蔣介石他是中國頭號大漢奸！袁世凱、汪精衛，還沒有像他一樣把國賣得這樣乾。賣了地賣了天，換了槍砲打內戰！拉咱的丁派咱的款，繩網鎖綁太悲慘！只有參加游擊隊裏幹，才能死裏求生報仇冤！』

『中心小組快醒悟！（一）胡作非爲你沒出路！你要再隱暗報害好人，一網來把你打盡！』

『行動隊害人精，（二）多少好人不明不白死在你手中！解放軍反攻已來到，領導老百姓把仇報！』

二十日的中午，我們走到蛇形崗這個山村。在一個祠堂的堂間裏，聚集了四五十個民伕，他們帶着竹竿和繩子，來接我們的彩號。這是過隴海路以後，第一次享受我們民主政權的幸福，沒有一個人不感動得想流淚。走破了腿的人突然有了不知名的力氣，肚子餓的也像吃到了東西，連病號也展開了愁臉笑着說：

『有咱們的根據地，就啥也不怕啦！就好比人有了家。』

一個四十多歲的人，蹲在一條破長凳上，用皖西土腔，在和大家拉闊話。他說：

『岳西和桐城都打下來了！咱們老百姓的縣長已經上了任。該咱們揚眉吐氣啦！』

不知什麼時候，從門外擠進來幾個奇裝異服的青年人，他們穿着黑綠蔭蔭軍服裝，戴着大蓋帽子，向講話的人關切的反問：

『大隊長，咱們配合沒有呀？』

被稱為大隊長的人笑了，不慌不忙的回答：

『老大哥給咱們的火器，叫咱們頭前幹！一年多咱們也沒有這樣痛快過！』

我們又驚奇又興奮。沒有想到在這兒見到了我們想望着的游擊隊的弟兄們。這位和民佚完全一樣，戴着帽頭，穿着粗布短衣和草鞋的人，原來是進山以來，羣衆常常提起的游擊隊買大隊長！在這一帶地方，他的名字和劉昌義同志同樣的響亮。

這時，新四軍五師留下來在這個地區長期堅持工作的同志們，都跑來和我們親切的握手。並且精神十分健旺的對我們說：

『自從主力北撤以後，敵情自然是惡劣的。有時候會完全得不到咱們的消息，但我們從來沒有悲觀失望過，我們相信大別山的羣衆，曾經和革命共過二十年的患難，是有辦法克服一切困難的。有了他們，我們就有依托，就有信心堅持下去！』

人人都搶着講自己的生動而有趣的游擊戰爭的故事：他們如何把駐地的消息嚴密封鎖起來，白天四散匿跡，黑夜便在熟悉得閉起眼睛也能活動的山野中間創造奇蹟。

買大隊長用着深厚的帶着誘惑性的聲調對我們說：

『同志們！我們雖是吃了點苦頭，可是苦中有甜呵！越艱難就會越頑強！大別山爲我們準備了這天然的游擊條件；熱了有大樹蔭，冷了有柴烤，渴了有泉水。雲裏來霧裏去，隨便隔個包包

嶺嶺就看不見我們。灣灣坡坡就能吃能住。那個石洞洞也能當臨時後方。真找不到糧食，山鷄野豬毛栗子，也可以頂月把兩月。黑夜，松光（三）盡你點，比油還亮，還可以拿着滿山跑！」

一個青年游擊隊員說：

『去年過年的時候，清真鄉老百姓給我們報告，母鄉長（四）搬到鄉公所裏去了，三十晚上要請一個廣老的營長吃飯。鄉公所裏關着二三十個壯丁和十來個所謂『違抗兵役』的老百姓，我們想趁機把這些羣衆劫救出來。天黑，我們就出動了。幾個本地的基本羣衆，先分別到小石堡去和幾個鄉自衛隊員送酒喝！然後我們悄悄趕到，一個聯絡，不聲不響就把這幾個傢伙網下來了。於是，我們又利用他們把鄉公所一切門道先堵死，一塊打進去，那些鬼東西，飯還沒有開，都死豬樣的正在抽大煙，一下都被我們兜住了。我們解放了所有被扣押的人，母鄉長親手燉的一大鍋老母鷄湯，那麼多的甜撈糟，炸年糕，大家好好過了一個年。』

大家都聽神話似的發呆了。在短時間的尋味的靜寂裏，一個身材矮小的老頭子，蹣着脚尖從人堆中露出頭來，睜着眼睛，指着門後牆壁上幾個隱隱約現的大字給我們看：『蘇維埃是階級人的政府。』他認真的說：

『民國十九年咱這地方就紅了呀！就是這麼幹的！一到黑夜滿山都是紅燈，可是，白匪不敢動，等着咱們去摸營！這幾年，提起咱們的歪嘴司令（六），連敵人都打哆嗦！』說着，他拉着我們走到門外，他指着不遠的一架山嶺說。『瞧那嶺，險的很呀！只有一條路能通上去，那條小路也只有不多老百姓知道，二十年來，上頭不知道藏過咱們多少彩號！有時候，部隊撤走了，他們就三月兩月住在那，俺們去送吃送喝。』

大別山這塊人民革命的根據地，它孕育了多少革命的力量！正像賈大隊長最後送別我們時講的那幾句深厚含義的話：

「我們大別山裏的基本羣衆，二十年來如一日在想着紅軍。不論我們暫時的離開他們，他們總是用赤心和不間斷的革命工作來等待我們！」

註：一、中心小組，是敵人的特務組織，每鄉都有，直屬蔣匪縣調查室。

二、行動隊，是蔣匪的武裝特務，進行暗殺。

三、松光，大別山的百姓多代燈用的油松柴。

四、母鄉長，是岳西羣衆對鄉長老婆的恨稱。

五、廣老，是大別山羣衆對廣西官的恨稱。

六、劉昌義將軍在戰爭中胸部受彈創，大別山老百姓的愛稱。

## 堅持，等待，一同去勝利

九月十一日，我們攻克了桐城。這是三縱隊在大別山收復的第七座縣城。先兩天，我們八大隊的一部分同志，住在城附近的一個小鎮子上。我住的這家老百姓，從開始見到我們那一刻起，就特別殷勤而誠懇的接待我們。把最精緻的細茶不停的泡給我們吃。女主人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她常常坐在我們旁邊，聽我們講話。有時，她站了站，嘴脣翕動了幾下，像要說什麼，就又停住了。一天清早，她告訴要請我們中午吃便飯。我們本着紀律原則不願使她麻煩，對她說要出去開會辭謝了她。

但黑夜我們回來得很晚，她卻還在等着我們，幾碗燒好的小菜煮在爐灶上。我們無法再推脫，就和她坐了下來。她一定要我們每人都嚐一杯她親手釀製的米酒。

我們一面稱讚着老太太的烹調技術，一面順便的關切的問問她的家事。這時，老太太才把幾天就要告訴我們的一樁心事談了出來。她說：

『同志們，你們不曉得，咱們都是一家人呵！我的一個姪子，十九年上就參加了紅軍，後來，紅軍走了，有個時候得不到他的下落。這幾年可又有人說，他一直就沒離開這地方，就在四週這些大山裏活動，是游擊隊的大隊長。可是，二十年啦，他沒有回家來看看，我知道還是怕家裏受害！這回，你們來啦，該能見了他啦！你們費心給打問打問吧！』

我在小本子上記下她告訴的名字。



十一日一早，我們就搬進桐城去了。當天黑夜，有兩個老百姓到司令部裏來，他們謹慎而熟練的從褲腰裏掏出一個便條信：

『在我們長時期的熱切等待下，忽聽說老大哥回來了，無不歡喜若狂，特派人前去聯絡。』這封信使我們興奮，從信的語詞和稱呼，很像我們的同志。但這兒畢竟是一個長期和敵人尖銳鬥爭的地方，應該更提高警惕性。於是，我們希望兩個送信的人能住下來，從他們了解些情況，第二天就可以派人和他們同去，他們也同樣的不肯輕易留下來，我們回了一封簡單的信，約他們到城裏來。當送信的人走了以後，我們帶着好奇心又把剛才送來的信看了一遍，發現署名『楊震』，還和老太太告訴我們的名字一樣。

但等了兩天，並沒有見他們來人，也沒有再送什麼回信。十四日清早，他們送信來了，說隊伍準備來歡迎老大哥。爲着怕下面同志們在路上和他們發生誤會，特別派了警衛部隊出城去迎接他們。

當一百多個揹着洋傘，短槍的游擊隊員，一出現在這新解放城市的街道上，却給新解放的人們以更大的興奮和鼓舞。

我們熱烈的握着他們的手。大家笑着跳着。

『你們辛苦了，挺進了千多里！』

『你們更有功勞！在敵人中間堅持！』

互相慰問着，眼睛裏湧着激動的淚。

我們見到了那叫楊震的大隊長，一個不到四十歲的生着剛毅面孔的壯年人，把他伯母的話告訴了他。他熱情的說：『以前不敢回家。等這兒稍鞏固的時候，一定回去看看他們。』很快的，我們把個人所帶的文件都拿出來，做爲我們見面的珍貴的禮物。他們一面看，一面感激的說：

『多年來我們鑽在山裏，都落後了呀！可是就有一點是我們每個人都死記住：剩一個人一根槍，我們一定要在大別山堅持下去！我們相信你們要回來的。』

我們詳細的給他們傳達毛主席的『目前形勢和我們任務』的報告。他們聽到人民解放戰爭輝煌的戰績，革命空前的高潮的到來，大別山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就更感覺到艱苦奮鬥的是有偉大的意義了。一個同志驕傲的說：

『革命和毛主席都忘不了大別山，我們的光榮就不用說了。』

縱隊聯絡部長姚達飛同志代表我們最後勉勵大家說：

『大別山是中國的心臟，誰獲得了這顆心誰就完全能够勝利！我們爲着奪取它，參加大別山鬥爭的每個同志都負有重大的責任！但是，蔣匪也要死命的爭奪這塊重要的地方，所以，大家還要準備着一段更艱苦更慘酷的鬥爭，多消滅敵人，爭取早日得到勝利！』

有信心的發誓般的拳頭舉在空中。大家喊着：我們要一同去勝利。

我們把大批新繳獲的武器從軍械庫中搬出來，游擊隊同志每個人的子彈袋都裝飽了，炸彈塞滿在皮帶上，換上了新步槍，抬上了機槍小炮，威武雄狀的走上他們熟悉的山路，又是嚮導又是先鋒，準備去做新的進攻！

# 十月革命節那一天

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岳西的羣衆已經初步的發動起來了。各村的人民民主村政權，農會，民兵，區幹隊也紛紛建立，並且以這些最早覺悟和組織起來的積極份子，團結和帶領羣衆，向特務惡霸，向姦淫燒殺的蔣匪軍，進行着頑強的鬥爭。

二區是全縣開關最晚的一個區，它處在其他幾個區（原來國民黨的行政區）的中間，山巒較高的地帶。是在十月初，我們工作隊的同志們，才和羣衆見了面。這裏的羣衆早都在懇切的等待我們了。其他區和隣近各縣如火如荼的翻身運動，已經激動得他們不能安安靜靜的生活了。特別是經過十九年，二十四年，抗日時期數次的革命，和得過革命利益又受過反革命摧殘的羣衆，他們沒有熄滅的革命火苗，如同得到了充滿氧氣的春風的吹拂，立刻重燃起來了。數次流血的經驗教訓，並沒有把他們嚇倒，他們反而吸取了更有效和更具體的對付反革命的辦法，我們一和他們結合起來，很快的就帶領羣衆進行起具體的鬥爭。

他們知道認真的選舉最能真心實意爲大家幹的人出來負責領導。他們敢於把自己所了解的村裏或區裏的情況真實的報告。他們熟悉偵察，情報，站崗，通信，等祕密工作方式。他們更懂得組織武裝來鞏固羣衆既得利益。他們把埋藏的槍枝，和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都集中起來，他們想把以小河南（區署所在地）爲中心，具有游擊根據地最好地形條件的地方，創建成皖西軍區一個較隱定的後方之一。

我們工作隊的同志們，也爲這個任務付出整個的努力。

十一月初，全縣第一次的公糧正在向我們區集中入倉。一天晚上，倉庫主任（聯村村長兼任），一個十九年時的老紅軍，突然想起一樁重要事情的說：

「陽曆十一月初七，不是蘇聯革命勝利紀念嗎？我可還記得，過去紅軍還開會慶祝，現在還興不興啊！」

縣裏本來已經佈置了這個工作，正希望各區依着羣衆的具體情況，配合羣運發展的程度，分別採取紀念方式，或勞軍，或軍民聯歡，或總結工作。經他這麼一提，問題就更容易研究了。我很受感動的說：

「你們真是老革命，這個日子你們還沒有忘掉。」

「麼樣會忘掉呢！像八月十五殺韃子，跟俺們十九年的幾次暴動一樣，一輩子也忘不了。」

又一個老紅軍接上來說。

民兵隊長，一個新革命的青年問：

「到底是麼樣回事呢？」

倉庫主任說：

「十月革命節，就是蘇聯老百姓推翻了他們的皇帝勝利的一天。自從那一天，人家就過起好日子來，不再受窮苦和壓迫！」

他這樣通俗的羣衆化的解釋，給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於是，大家都紛紛的醞釀起應該如何發動羣衆來紀念。

經過一個禮拜的深入羣衆的宣傳和佈置，全區舉行了一個盛大的紀念會。

十一月七日這天，天不亮，各鄉各村的羣衆代表，紛紛抬着慰勞品，從二三十里地以外，翻

山越嶺趕向小河南。區署的場園裏，擺滿了殺好的肥豬、鷄鴨、雞蛋、菜蔬、芝麻、花生、瓜子，各種各樣的吃食。一排排的鞋子，一疊疊的慰勞信，信上寫着：紀念十月革命節，要軍民團結，早點打倒蔣介石，使中國革命早日成功。希望解放軍同志有穿多打勝仗。

工作隊和區署的同志全體下手進行登記，分配，並且很快轉送到醫院和駐軍各部門去。

上午十二點鐘左右，在貼滿着彩色標語的蔣家大祠堂的院子裏，舉行全區羣衆大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把院子塞得滿滿的，還有很多從幾十里外趕來的，被擠在大門外面。

各鄉農會主席被選爲主席團，從人羣的掌聲裏走上做爲主席台的戲樓上，這是窮苦農民們從未享受過的榮譽。會議結束時，他們還代表羣衆，講出了動人的真心話：

「我們要永遠跟着共產黨解放軍幹到底，像蘇聯一樣，非把革命幹成功不可！」

軍隊負責首長，醫院政治委員，向到會羣衆分析了全國革命形勢，勝利鼓舞着大家的熱情。縣長及縣委分別向羣衆講解了十月革命的意義和羣衆當前的任務。口號聲震天而起。……

## 鐵樹開了花

鐵樹到底開了花呀，

共產黨紅軍回了家！

我們的工作隊，剛剛在大別山穿心巷山腳下一住下，就聽見很多小孩子們到處這麼唱。他們在紅色的秋谷間勞動，有的檢着木梓，有的砍着松柴，有的背着杉條。……連山崖傳來的回聲，都是清脆而愉快的。因為，在九月以前，人民解放軍還沒來時，這兩句歌，人們只是偷偷的在心裏唱，還不敢發出聲音。

不久，聽見成年人也在唱了，特別是一些年輕的婦女，她們輕聲的用各種不同的調子在哼呼。

一天夜裏，工作隊的同志們，在我這裏彙報了幾天來進行羣衆調查工作的情形以後，都去睡了。我趁着盞不十分亮的油燈，簡單的整理着大家所談的情況，準備初步發動羣衆的意見。四週很靜，忽然，那兩句時常聽見的歌，從門外傳進我的耳朵裏，低低的，輕輕的，和着咯噔咯噔的舂米聲。

在這裏住了幾天的光景，現在已經可以使我辨別出這是房東媳婦在唱。她是一個佃戶，她的公公和丈夫，在民國十九年革命時還頂活動。於是，我走出大門，想趁這時候和她隨便談一談。

微微有一些月光，已經西斜了。我找上了她，和她一齊把一隻腳踏在春米墩，兩個人共同春起來。我問她：

『你剛才唱的多好聽呵，怎麼你們都會唱這兩句歌呢？是誰教給你們的？』

『那有誰教我們呀？是老百姓你唱我唱這樣傳起來的。』她用袖子抹抹額頭上的汗笑着說。停了一下，她像想起了什麼事情似的又補充了幾句：『這歌子，最早是從月桂那瘋女人嘴裏編出來的！』

她接着告訴我，這女人現在就住在穿心巷，這上下三十里大山上的廟裏。這一夜，我和房東媳婦沒有睡覺。我們坐在春米臼旁邊，靠着一排矮毛竹，她從頭至尾給我講瘋女人月桂的故事。

『月桂的娘家姓儲，和我這大歲數的，都是一樁人，今年三十五六歲了。雖說從小就生在窮人家裏，受盡折磨，二十年來又瘋瘋癡癡的無人照管，春夏秋冬只穿着那一身說單不單，說夾不夾，說棉不棉的補釘壓補釘，窟窿連窟窿的衣服。可是，她要是哭不哭，笑不笑，不打不罵清醒些的時候，模樣還是滿好。』

『她娘家和我家一樣，幾輩子都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赤腳了窮光蛋，靠尋山種玉菖坡（一），勉強勉強過着飢一頓飽一頓的日月。親戚朋友，不是馱板挑炭，就是撐排賣苦力。到她父親手裏，寫了地主家的一塊山坡，陡直陡直的又長滿荊稍，他辛辛苦苦的開出來，頭兩年見上幾顆子，地主要走六七成，到了可以多見糧食的時候，地主又拿着加租的名義，硬逼着要把熟坡收回去。她爹氣的得下一場病死了，這時，月桂才五六歲，又沒有個兄弟姊妹。她娘把家裏的東西賣乾，埋了她爹，娘倆個眼下就沒有法子過。……』

她停下來，有些難過的樣子，低着臉好似在想什麼。我問她：

『以後呢？』

她喘了一口氣說：

『以後她們可更苦了！月桂看起來是個滿伶俐的小閨女，平常，她爹沒死的時候，娘給拾掇的還很乾淨。我們這着與把閨女童養出去，所以很多人來給說合童養的事。起初，娘的心裏捨不得，好久硬熬着誰家也不答應。可是，娘倆孤零零的，越過越沒法過，眼看就要討口吃了。沒辦法，硬了硬心，娘就把月桂賣養給一家姓金的小地主了。』

『這家人家，有三個閨女，最大的還沒有月桂大，並沒有一個兒子，他們把月桂養起來，叫做等子媳。』

『月桂送到金家，七八歲的人比鍋台高不多，可是給金家來頂半個天。打水，燒飯，餵豬，舂米，照應三個妹妹，麼樣重活都往他身上壓，我們住在一個灣子裏，可再不能到一塊戲（玩）了。多會碰見她，都像哭過一樣，兩眼紅腫紅腫的，圓臉也瘦成尖的啦！頭髮毛扎扎的。不敢多和我們說上兩句話。她婆婆見人就說：養兒不養兒，有人使喚就可以。』

『四年以後，等來了個小女婿，金家生了個兒子。除了吃奶以外，月桂完全做娘一樣料理他；屙屎把尿，叫折磨得越發不像樣子。她娘又在前年冬天凍死了，她這時候才是哭天叫地也訴不盡的苦難。』

『金家的兒子長了個壽星葫蘆腦壳，整天拖着兩箇青鼻涕，兩歲上還不能鬆手走，他的姐姐們誰也不願意摸他一下，所以整天就纏在月桂懷上。』

『月桂跟着日去月轉，也慢慢長大成人了。她看見和聽說我們這些小時候一塊戲的姐妹們，都出了嫁，各人都配上了很相稱的男人，有的雖說日月很艱難，可是小倆口你創地我點子，你種田我插秧，你燒鍋我下米，誰也不閒着，相親相愛的過的都很好。只有她像掉在個無底黑洞洞裏，日月一片烏黑，心裏常常像針扎一樣的疼。有一回，她偷着跑來找我，抓住我的手說：』



「吃飯吃不出香甜，改月換季自己心上也沒個感覺，一天到晚身邊連個說上兩句話的人都沒有，這日子有個癩過頭？還不如尋個短見痛快呵！」

「我趕忙勸住了她說，人在世上要多往前頭看。她更把真心話對我說了：

「人家都說好死比不上賴活着，我也翻來覆去想過這句話。我想，要活麼，活得不像個人，還是死了好。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只要前面有一縫光明，也還是朝那看呵！」

「無論怎樣說，月桂還是個強性子的人，她撐着自己往下過，想着那一天自己能轉轉運，見見太陽。她的小女婿會走路了，天天尾巴一樣跟在 herself 身邊。有時，月桂說：她也硬着頭皮退一百步想；再熬上十來年，這孩子長成人了，也該懂點事，體貼體貼自己爲他受的罪。可是，只要她再一看眼皮下面擺的事：公公婆婆的毒打惡罵，抱鼻涕的孩子的醜像，她就馬上忍不下去。好些回，她到塘邊打水，到崖上搯柴，小女婿跟在身邊，她真想一下把他推下去，自己也跟着死了。想是這麼想，她下不得手。」

「春天採茶的時候，家家戶戶的閨女媳婦們，都穿上過年過節的新衣服上了山，月桂偏偏在這時候給關在屋裏，婆婆連水也不叫她去打了。風聽着男男女女一和一應的唱山歌，越發心痒。她這時候想，死了不如逃走，可是往那走呢？麼樣活呢？她沒有法子想，她逃不了。」

「一直到民國十八年……」說到這裏，房東媳婦像替主人翁鬆了一口氣似的。話調放輕快一些，繼續對我說月桂後一段的生活：

「革命來到我們這裏來啦！遍地起了紅軍，天一下就翻了個過，紅軍領着我們打土豪分田地，受壓迫的人翻了身，老金家的田也叫分了。灣子裏一成婦女會，月桂就出來領頭，跟着個外來的女紅軍幹起來。好多童養媳了頭都跑出來啦！她們都受到蘇維埃政府的保護，跟壓迫自己的家庭脫離了關係。」

『呵！她可要見見太陽出出氣啦！』我禁不住的說。

房東媳婦拍了我一下又說：

『那還用說，月桂活了整整十六年，也沒有過像這一年一樣的痛快生活。他黑夜白天，不是找人開會送信，就是站崗放哨。有時還替紅軍醫院洗衣服，頭一個積極有勁。人長的高大起來；圓臉也胖胖鼓鼓了，還紅光光的。眼睛不再發紅，有了神。頭髮修得又短又齊。穿上了分得的衣裳，完全變了個樣子。』

『這時，我們村也統統變了個樣子呀！窮人都來管天下，屋裏人和男子漢一樣幹。沒人笑話沒人管束了。窮人們把家裏的大刀矛子槍，九節雷二甕子（二）都拿出來，成立了赤衛隊，誰還想把舊世道變回來，就和他拚命。大家選舉了丁鐵山當大隊長，因為他年輕，從小也是個沒有爹娘的苦人，給地主放牛打長工長大的，對地主最不留情面，又是個還沒有燒鍋老的（三）光身漢，對革命最實心，這年他二十歲。』

房東媳婦說着月桂的身世，我被這故事激觸得興奮起來。她自己想起那過去的世道，一陣又流露出回憶的神氣，接着說：

『好故事就打這時候起啦！我仔細對你說吧，丁鐵山和月桂，雖說是一個灣子裏的人，自小誰也聽說過誰的身世，可沒有多見過面。鬧革命以後，才差不多天天在一塊。』

『沒過多長時間，大家都說他們兩個人起了意，丁隊長睡覺的時候說夢話，還叫月桂的名字，叫赤衛隊同志們聽見了。月桂呢？一會看不見了鐵山，就想法偷偷向人打聽。兩個人一有機會碰在一塊，話可以不講一句，可是那兩對眼睛，總是往一條線上對。我們都看出來啦。』

『有一天，一大早丁隊長來我們婦女會住的地方找月桂，叫她去點軍衣數。紅軍被服廠送來請我們鎖卸眼的。月桂一聽是丁隊長的聲音，披上襖子就跑出去了。我們幾個悄悄的跟在他們屁

股後頭，藏在門外面，去偷聽偷看。

丁隊長屋裏只有他們兩個人，並排站在桌子邊，一面數衣服，一面談起他們革命前後的許多事來。月桂說，她一輩子也忘不了革命對她的好處。丁隊長說，他是一定要跟革命到底，倆人越說越往一塊靠近，有好幾回，月桂的手都忘記動了，只顧聽丁鐵山說話。這時候，太陽正照着他倆個的臉，倆個人都是笑，笑的像心裏吃沙糖那樣甜。忽然一下，丁隊長可就把月桂抱住了，小聲的喊：

「月桂……」

「月桂像個小綿羊，動也沒有動，把頭只往丁隊長心口上貼。我們又聽見了隊長說：

「咱們都是受苦人，共產黨救了咱們，等到革命成了功，日子才能過的更好！」

「月桂不喘氣，丁鐵山的嘴貼着月桂的臉又說：

「你看我麼樣呵？要是你跟了我，咱們同生共死幹革命，什麼也不怕啦，我能打槍又能種田，你都曉得……」

「月桂還是沒有開口，只是仰起了臉，翻着眼笑了。我們幾個看的也憋不住笑出聲來，這一下可把人家笑的分開了。」

我聽得津津有味，插了一句嘴：

「你們爲什麼那樣淘氣？」

問得房東媳婦怪不好意思的，她輕輕的笑着說：

「年青人就喜歡鬧着玩，月桂並沒有生氣，過一會，她紅着臉抱着軍衣回來了，我們還沒好意思向她提這回事，她心裏放不住的對我們說，她答應了丁隊長，願意和他結婚。」

「沒幾天，丁鐵山和月桂倆個人就在蘇維埃政府登了記，一塊搬到分得的新房子裏去。丁隊

長天天黑夜夢帶着赤衛隊去搜山，打仗，不論多晚回來，月桂都燒上熱水等他回來洗澡，（四）月桂上識字學校要燈油寫字，丁鐵山抽開檢木梓。常言說：小倆口一條心，日子過的像黃金。倆人都是商量着辦事，笑着說話，連一回嘴也沒有拌過。

『紅軍要擴軍，發展革命力量，丁鐵山領着赤衛隊員們都報了名，月桂連夜給他縫子彈袋。第二天，月桂又笑又滴淚的把他送走以後，對我們說：昨天夜裏，丁鐵山還試驗她的心，給她開玩笑呢！他說當兵的腿長，這一走可保不定那年那月回來。她一口氣回答說，我知道，有我你一定會回來，放心吧！我等着你，就是你打殘廢了，我也不會變心。這樣他才又說，你記着就是了，我不管走到那去，早晚是要回來的。』

『丁鐵山的那支紅軍，就在我們這一帶活動，三天兩頭只要有便人，就給月桂捎信回來。二十年春天，他托人帶回來一個口信，要開到北邊去打金家寨，拔掉白匪的老根。特別告訴月桂說，可能有個長時間不能捎信。月桂越是等着他，越是工作的帶勁，一聽說紅軍在那裏打一勝仗，心裏就喜歡得直跳，覺得自己光彩。』

『日子過的飛快，從那次口信以後，月桂再也得不到丁鐵山的信，到秋天的時候，蘇區的好些地方聽說都叫白匪又佔了。並且慢慢往我們這一帶打來。冬天，一下子可都要變成白匪的地方了，土豪劣紳又得了勢，像刮來一陣黑風，把好世道又吹回去，反動傢伙們到處傳說：紅軍都叫他們殺光啦。』

『白匪和土豪劣紳把窮人們分的東西都要回去，連一根針也不留，還殺死了不少人，把好多紅軍家屬都販賣到江南去……』

『那麼，月桂怎麼樣了呢？』沒等她講下去，我担心的搶着問。  
房東媳婦揉起眼睛來了，她說：

「逃不出狗們的毒手心啊！老金家勾結鄉保丁，從山洞裏把月桂搜出來，活活的拖拉回去，死命吊打她，她躡着罵：

「你們打死我吧！紅軍回來剝了你們的狗皮！」

「狗東西們張牙舞爪的威脅她，譏笑她：

「哼，你還等着你的紅軍回來？好，看叫他們回來吧，除非是鐵樹開了花！」（五）

「月桂瞪着眼，上牙咬着下嘴唇，把嘴唇都咬出血來。他一點也不害怕，她哈哈大笑的說：

「紅軍這裏生這裏長，他們不會丟掉自己的爹娘，鐵樹早晚要開花，紅軍一定要回家！」

「狗們用唾沫唾她，罵她，把她關在一間黑米倉裏，商量着賣她。她在倉裏黑夜白天扯着喉嚨喊：

「鐵樹早晚要開花，紅軍一定要回家！」

故事講到這兒又停下了。我們一齊喘了口氣，住了一會，房東媳婦又放重了語氣說：

「瘋啦！人瘋啦！狗們覺着賣也沒人要，就把她擡回家去。我公公，我們幾個沒有叫害死的老人家，偷偷的和穿心巷山的看廟老漢說情，把她收留起來。……」

「生活麼樣辦呢？」我關心的問。

她說：

「叫她天天給過路人燒義茶，他活還能幹。日子一長了，不大有誰注意她了，我們去看她，對她說紅軍那裏那裏有信，她光瞪着眼睛聽，嘴裏還是唸着那兩句話。就這樣過了好多年。這回，紅軍真回來啦！上個月隊伍一從這過，她就聽說了。黑夜，她跑來一口咬住要找了隊長。不幾天，大人小孩都跟着她唱起來：鐵樹到底是開了花呀，共產黨紅軍回了家！你們工作隊來啦，聽說，準會跑下山來。」

聽到這個故事後的第三天，我們在一個平壩上開羣衆大會，沒有開會的時候，房東媳婦帶着月桂到我住的房子裏來，她一進門，就用兩道發直的目光，向屋子的四處搜尋。房東媳婦指着

我，用手搖晃着她大聲的說：

「這就是工作隊長！你有麼話都可以和她商量。」

「麼事呵？他回來啦？不親自來見我？叫你來？……」月桂盯着我，大概因爲發現是個女同志，就誤會而猜疑的問。

房東媳婦仍然搖晃着她，勸她說：

「你不要講瘋話，你好好聽會同志給你談！」

月桂似聽見沒聽見的，兩手把臉一搗，直聲的大哭起來。她哭得非常痛心，像是要把壓在心裏的東西都傾吐出來，又像是受到了絕望的打擊，又捶胸，又蹣脚。一直的等她自然的恢復安靜的時候，我和房東媳婦才把她扶坐在床上。我把散亂在她臉上，被眼淚濕粘在一齊的頭髮撥擦到耳朵後面，又替他抹乾了眼睛。我告訴她，我和丁鐵山並不相識，可是能替她打聽打聽他的下落。我告訴她，我們就是丁隊長時候的紅軍，現在回家來了。她聽着，她笑了。於是她的嘴脣又慢慢張動了：

「我沒有白等呵！鐵樹到底開了花呀！……我可得你們盼回來啦。你說的話就像是十九年時候一個樣，我看你也真像十九年時候的女紅軍！你們不會再走了吧？」

接着，她也像房東媳婦一樣向我訴說了自己的遭遇，她說：

「狗們都說我瘋了，我自己心裏明白。我瘋啦？我那瘋啦！我就是等你們回來呀！」

我又驚又喜的讓她盡情的傾訴。最後安慰並鼓勵她說：

「你放心吧，紅軍回來就是要給你報仇雪恨，再也不會離開你們了。我可以負責給你打聽丁

鐵山！」

從此，她完全不像個病人，經常和我們來往了。重新參加了革命工作。

一天黑夜，雪下的把山道統統蓋滿了。兩天來沒有聽到什麼敵情，我們工作隊在穿心菴山下十多里地的一個灣子裏住下來，大家鋪好了稻草，把多天來沒有脫過的衣服也鬆了鬆，準備好好休息一下。半夜裏，月桂喘着氣，和哨兵一同跑來找我，顧不得拍打渾身的雪，喊着說：

「會隊長，敵人的尖兵到了田頭畝，天黑的時候，我跑去看了。蔣保長親自把狗們搬回來的，我趕快跑來給你送信！」

我們立刻集合起來向北轉移，企圖找機會消滅這一幫反動傢伙。月桂走在前面給我們帶路。雪又落滿了她一身。她走得那麼快，那麼有力，好像什麼也不怕。……

(註) 一、玉菴坡，是包穀地。

二、九節雷，二甕子，是土槍土炮名。

三、皖西對妻子的土稱。

四、皖西的風俗，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洗澡。

五、鐵樹，就是老枯樹，開花是不可能的事。民間傳說鐵樹開花出奇事。

## 孩子的來信

從北方，從遠遠的黃河的那邊，轉來了孩子的來信，那褪色的綠襪衣的包皮，和包皮上幾行歪歪斜斜的字體，立刻引起我飽滿的記憶。已經整整七個月了！我沒有聽到孩子的聲音。在緊張的戰鬥生活極少的閒暇空隙裏！我懷念他。

這厚厚的一搭搭，都是半圖畫半文字天真的話。信是從七月三日寫起的，先一天，我們在黃河北岸，一塊高粱地旁邊愉快的分了手。我先讀他畫著一支支大船，一船船解放軍的第一封信：媽媽：我和爸爸回到竹口村來了。今天晚上月亮很明，媽媽好過黃河。

十天以後的一封信：

媽媽同志：爸爸說六月十三是我的生日，忘記了。今天來過。給我買了梨和油果子。我整整六歲了。是個小解放軍，再過二十年就成一個大解放軍了。能給媽媽去打反動派。

七月間的信，看時間上，正是消滅敵人九個半旅勝利的時候，孩子的信，寫出了後方羣衆的意志：

會克媽媽同志：我和爸爸天天去醫院，看前方打傷了的同志們。區長同志和很多老百姓阿姨，都給他們餵飯。白母鷄死了，不能下蛋送同志們吃了。

延嬰。七月二十日。

緊接着的又一封信，連孩子都向蔣匪天真的控訴了。看看誰忠誰奸！



媽媽：黃河發了大水，是蔣介石王八蛋扒了堤，想淹死老百姓，竹口村老百姓都去修大堤。黑夜白天修，我跟他們去看。我在大堤上跑來跑去，搬石頭，唱歌給大家聽。飛機扔炸彈，我們都不怕。

八月以後的來信，對媽媽的稱呼完全丟掉了，在獨立生活的日子裏，孩子的感情越發健康起來。他說：

曾克同志：你過了隴海路沒有？我看不見媽媽的信了。我們竹口村天天開會，鬥爭地主。爸爸到外村去開會，我給他揹着背包，我成一個小工作人員了。我和大人一樣，天天吃黑窩窩頭，小米白麵送給你們前方吃。延嬰敬禮！

九月二十九日。

信中間插滿了圖畫，畫着變工隊抓二流子。寫着：前方打勝仗，後方男女女上地生產。最生動的是一個揹着大刀放哨的小民兵。十月二十三日他又給我一封信，那時，南下的兵團正要出發，孩子如同每個帶信的人，匆忙中寫出他最深心的希望：

曾克同志：爸爸看報說，媽媽已經到了中原軍區大別山了。解放軍天天打勝仗，過了年，還要打過長江，打到南京去。打倒了蔣介石，媽媽就會回來接我。我等着。我向毛主席劉司令員鄧政委敬禮！

在他每一封信的末尾，都寫着同一的幾句話：馬歇爾幫助蔣介石打解放軍，解放軍不怕，蔣介石是美國的兒子，美國是蔣介石的爸爸。打倒蔣介石才有和平，才有飯吃。想一想，是誰不叫咱們翻身？這些話，是全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和呼聲。連一個六歲的小孩子都忍不住在叫喊了。同樣，在每封信的最後，都畫着括號，括號內正楷的寫着：『公安員』三個字。農民翻了身，就要保衛自己幸福的生活，公安員到處被尊重着。孩子從民主的新農村裏長大起來，這樣的同志，在他小腦子裏，也已經佔一席時刻不能忘却的地位了。

我坐在消雪的陽光下，把這一封封信讀了好幾遍。去年冬天，也是這個時候，我正做着離開他參軍的準備，每天晚上，他總願意睡一個烤熱或暖熱的被子，我就用解放軍打仗的堅苦，鍛鍊他吃苦的習慣。我問他：外面下大雪冷不冷？他說冷！我說：在屋子裏冷還是外面冷？他說外面冷。我說：媽媽到前方去打蔣介石，要住在雪地裏都不怕冷，你在家裏還嫌被子涼。聽了這話，他把褲子一脫，一下就鑽進被子裏去了，並且連連的說：不冷，一點也不冷。以後，每天晚上，他都是一面說：前方打蔣介石不怕冷，我也不怕。一面就安靜的睡下去。今天，這些深刻的記憶又一次閃現在我的眼前來了。

孩子在健康的成長着。他的信使我得到熱力，受到激勵，勝過安慰和釋念！我更加感到勝利的氣息，更加要為爭取勝利而奮發了。因為，在北方，在遠遠的黃河那邊，人人都在為勝利生活，為勝利工作，為勝利狂歡！連新生的幼小一代，都知道：『我們不但渴望很快勝利，而且確信很快能夠勝利！』

孩子的來信很快在工作隊裏傳開了。大家用最親切的感情誦讀它，都說，這是從北方送來的新年最好的禮物，那裏的人對勝利的熱望。